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37n1751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

宋 知禮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751 [cf. Nos. 365, 1750]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一

宋四明沙門知禮述

此經義疏，人悕淨報，故說聽者多矣。所稟寶雲師首製記文，相沿至今著述不絕，皆宗智者，豈有不知修心妙觀、感四淨土文義者耶？良以愍物情深、適時智巧，故多談事相、少示觀門，務在下凡普霑緣種。方今嘉運，盛演圓乘，慕學之徒皆欲得旨而修證矣。故竭鄙思，鈔數千言，上順妙宗，略消此疏。適時之巧，非我所能，願共有情即心念佛，乃此鈔所以作也。天禧五年歲在辛酉，重陽日下筆故序。

此之疏題，佛等八字備舉經目，皆是所釋，唯疏一字是能釋也。今之五章，釋其八字，義稍委悉，入文自見。若欲預知，可陳梗概。經是通號，餘是別名。今且明別。「佛說」者，釋迦化主，四辯宣演也。「觀」者，總舉能觀，即十六觀也。「無量壽佛」者，舉所觀要攝十五境也。且置能說，略明所說。能觀皆是一心三觀，所觀皆是三諦一境。毘盧遮那遍一切處，一切諸法皆是佛法。所謂眾生，性德之佛，非自非他非因非果，即是圓常大覺之體。故《起信論》云「所言覺義者，謂心體離念。離念相者，等虛空界無所不遍。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常住法身，依此法身說名本覺。」故知果佛圓明之體，是我凡夫本具性德。故一切教所談行法，無不為顯此之覺體，故四三昧通名念佛，但其觀法為門不同。如一行三昧，直觀三道顯本性佛；方等三昧，觀袒持顯；法華兼誦經，觀音兼數息，覺意歷三性。此等三昧，歷事雖異、念佛是同，俱為顯於大覺體故。雖俱念佛，而是通途，顯諸佛體。若此觀門及般舟三昧，託彼安養依正之境，用微妙觀，專就彌陀顯真佛體。雖託彼境，須知依正同居一心。心性遍周，無法不造、無法不具。若一毫法從心外生，則不名為大乘觀也。行者應知，據乎心性觀彼依正，依正可彰；託彼依正觀於心性，心性易發。所言心性具一切法造一切法者，實無能具所具、能造所造，即心是法、即法是心，能造因緣及所造法皆悉當處全是心性。是故今觀若依若正，乃法界心觀法界境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。是則名為唯依唯正、唯色唯心、唯觀唯境。故釋觀字，用一心三觀。釋無量壽，用一體三身。體宗力用義並從圓，判教屬頓。五重玄義本是經中所詮觀法，大師預取解釋經題，欲令行者用此視法入十六門而為修證，故於序文以主包眾、以正收依。觀佛既即三身，觀餘豈非三諦？寄語行者，觀雖深妙，本被初心。若能進功，何憂不就？縱未入品，為因亦強。生至彼邦，

得預大會，所見依正微妙難思，速入聖階、度生亦廣，永異事善及小乘行。得往生者，如此土人宿圓修者，於諸座席見相殊常、聞法易悟。以此類彼，功在妙宗。但為戒福不精、無往生願，故在穢土聞法入真。須懼娑婆不常值佛，縱遇善友，色心不勝，難發我心，況塵境麁強，誠為險處。故須外加事懺、內勤理觀，正助雙行，加願要制，必於寶剎速證無生。今解觀門，其意在此。「疏」者，疎也、決也。疎通決擇上之義趣通而不壅，令其行者得意修之故也。次能說人號，備於別傳及諸章記，有未知者須尋彼文。

二、釋文。初、釋序，三：初、敘經觀意，二：初、正明觀行，二：初、敘意，二：初、對垢立淨，二：初、法，二：初、明二報苦樂。欲論觀行，先示二報苦樂之相。文有四句，一一皆論淨穢相對。初句以所成國土苦樂相對。安養淨國但受諸樂，故名樂邦；堪忍穢土多受眾苦，義言苦域。次句以能成物體貴賤相對。彼純七珍，略言金寶；此多眾穢，略語泥沙。次句以初生受質垢淨相對。此土六道具有四生，今就人中多從胎藏，母食冷熱及飢飽時，兒在胎中如處寒熱倒懸山壓地獄之苦，故云胎獄；彼土九品，八從蓮生，下品之人雖經多劫，大本中說，疑心修善生彼胎宮樂同忉利，況八九品不生疑惑，豈有苦耶，是故華池受生即樂。次句以生後遊處麁好相對。此則荊棘叢林，彼則金渠玉樹。然此四句，雖一一句苦樂相對，意則對穢顯彼淨相。又復應知，四句之文似唯顯示同居二土。據下明宗具論四土淨穢之相，以後驗此，不專同居。當知四句一一通於四種淨穢：見思輕重，則感同居樂邦苦域；體析巧拙，則感方便樂邦苦域；次第頓入，則感實報樂邦苦域；分證究竟，則感寂光樂邦苦域。以例金寶泥沙、胎獄華池、棘林瓊樹，亦復如是。一家制立，正文與序必不相違；但序總示、文宗別說，是故似異。問：下三淨土既皆有相，則可論於金寶等事；寂光之淨已全無相，如何可說金寶華池及以瓊樹？答：經論中言寂光無相，乃是已盡染礙之相，非如太虛空無一物。良由三惑究竟清淨，則依正色心究竟明顯。故《大經》云「因滅是色獲得常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」《仁王》稱為法性五陰，亦是《法華》世間相常，《大品》色香無非中道，是則名為究竟樂邦、究竟金寶、究竟華池、究竟瓊樹。又復此就捨穢究盡、取淨窮源，故苦域等判屬三障、樂邦金寶以為寂光。若就淨穢平等而談，則以究竟苦域泥沙而為寂光。此之二說，但順悉檀無不圓極。問：佛無上報是即理之事，可論金等；究竟寂光是即事之理，豈有金等？若其同有，事理既混，如何分於二土義耶？答：佛無上報是究竟始覺，上品寂光是究竟本覺，始本既極，豈分二體？應知二土縱分事理，實非有無，豈真善妙有而非理邪？祕藏之理豈同小空？故此事理二名一體，以復本故名無上報

事也，以復本故名上寂光理也。故妙樂云：修得四德、本有四德，二義齊等，方是遮那身土之相。況《淨名疏》顯將寂光為佛依報，故知定執報土有金寶等、寂光定無，斯乃迷名全不知義矣。二、「誠由」下，明二因心行。誠，實也。由，從也。報之淨穢，實從心行二因致感。心即迷了二心，行即違順二行。六道三教，迷三德性、為三惑染，故曰垢心。身口諸業違理有作，皆名惡行。此之心行感四穢土，沈下麁淺也。唯圓頓教，了三德性、離三惑染，方名淨心。身口諸業順理無作，稱為善行。此之心行感四淨土，高升深妙也。心雖本一，以迷了故，須分垢淨；行業雖同，以違順故，須開善惡。從此二因，感報淨穢。應知圓人，以上寂光而為觀體，凡聖因位皆即究竟，不同別人要心只齊一十二品，故分證穢，正在別教。問：至理微妙，不垢不淨、無取無捨。今立垢淨令人取捨，既乖妙理即非上乘，何得名為修心妙觀顯一實相？答：據名求義，萬無一得；以義定名，萬無一失。良以理外理內、小乘大乘、漸次圓頓，所立名言率多相似，須以邪正定其內外，次以空中甄其小大，復以漸頓分其別圓，則使名言纖毫不濫，方可憑之立乎觀行。是故今家評此等義，而用六句判於同異，所謂相破、相修、相即，各有二句，即六句也。今用此六判此相違。先以別義定其同名，所謂外道斷無不垢不淨見，二乘空理不垢不淨證，別教但中不垢不淨門，圓教祕藏不垢不淨理。復有四淨，外道欣厭執淨之見，二乘斷惑滅淨之證，別教離染漸淨之門，圓教即染頓淨之理。既知此已，乃可論於淨與不垢不淨相破之句。圓教頓淨，破於別教二乘外道不垢不淨。圓教不垢不淨，破於三種之淨。相修句者，三種之淨，修於圓教祕藏不垢不淨：三種不垢不淨，修於圓教即染之淨。相即句者，圓教即染之淨，即是祕藏不垢不淨：祕藏不垢不淨，即是即染之淨。今之妙觀，即於染心觀四淨土。既照寂光，豈異祕藏不垢不淨邪？若謂今經捨穢取淨異於祕藏雙非理者，何故韋提聞觀淨土，分證祕藏邪？應知今淨淨於垢淨，乃以垢淨平等之理而為於淨土，名偏義圓，斯之謂矣。但以機緣捨穢心強，宜以淨門淨一切相，故今談淨與不垢不淨全不相違。又復應知，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。二喻，形端喻淨因，了性淨心，順理善行；影直喻果，四淨土也。源濁喻穢因，迷性垢心，違理惡行；流昏喻果，四穢土也。若翻上喻，形曲影凹，自可喻於逆修因果。若翻下喻，源淨流清，亦自可喻順修因果。今舉二喻各喻一種，其義甚明。二、「故知」下，就淨示修。上已對穢顯於淨相，故今就淨而明修法。前示二因，通云淨心及以善行。此明修相，故的指今十六妙觀、三種淨業。於十六境不照三諦，豈明妙觀？修三種福為三惑染，不稱淨業。妙觀是正、淨業為助，正助合行，能感四種極樂國土，得見三

身彌陀世尊。文從互說，觀論生土，業論見佛，依正既俱，正助非隔。二、「然化」下，示文，二：初、示教興，二：初、明興由。革凡之化，要因近事而為鴻漸；詮理之教，必藉機緣方得興起。近事為漸，通於諸化。今化別由殺逆之事，欲令眾生厭濁世故。此教當機，是韋提希，華言思惟，善修觀故。二、「大聖」下，明現土。佛是極聖，故稱為大。佛慈下被，名之曰垂。託韋提請，布所證理，名乘機演法。「曜玉相」等者，經云「爾時世尊放眉間光，遍照十方無量世界，還住佛頂化為金臺，如須彌山。」「雖廣示」等者，經云「十方妙國皆於中現，或有國土七寶合成，復有國土純是蓮華。」乃至云「時韋提希白佛言：是諸國土雖復清淨，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。」二、「使末」下，示觀相，二：初、總標。「使末俗」等者，經云「如來今者教韋提希，及未來世一切眾生，觀於西方極樂世界。以佛力故。當得見彼清淨國土」等。二、「落日」下，別示十六觀法不出三類，即依報、正報及三輩往生。今順此三，撮要而示。文自為三：初、依報。初觀落日狀如懸鼓，令心堅住專想不移。此有二意：一令觀日心不馳散、二令心想正趣西方，故云「用標送想之方」。次觀清水，復想成氷。良以彼土瑠璃為地，此地難想，且令想氷。氷想若成，寶地可見，故云「實表瑠璃之地」。次示樹觀，而經但云「其諸寶樹七寶華葉無不具足」，而無風吟天樂之事，乃取《小本》中語，成今樹觀之文。故彼經云「微風吹動眾寶行樹及寶羅網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」，故云「共天樂而同繁」。次示池觀，經云「有八池水從如意珠王生，分十四支，黃金為渠，其摩尼水流澍華間。其聲微妙，演說苦空無常無我、諸波羅蜜」等，故云「將契經而合響」。二、「觀肉」下，示正報。先明觀音勢至二菩薩觀，以此二觀皆明肉髻故。經云「若有欲觀觀世音菩薩者，先觀頂上肉髻，次觀天冠，其餘眾相。亦次第觀之」。勢至，經云「頂上肉髻如鉢頭摩華，於肉髻上有一寶瓶，盛諸光明，普現佛事。餘諸身相如觀世音等無有異」。斯是如來教示行者想二大士觀法之要也。此二菩薩次當補處，今為近侍，故云「瞻侍者」也。次示彌陀觀，經云「觀無量壽佛者，從一相好入，但觀眉間白毫極令明了。見眉間白毫者，八萬四千相自然當現」，豈非教示觀法之門？故云「念毫相而覩如來」也。三、「及其」下，示三輩觀。下疏判云「觀三品往生有二意：一令捨中下修上品故，二令識位高下即大本三品故。」此之二意，初策自行、次則觀他，故今略敘。就策自行，即修觀行人功有淺深，致使往生相分三品，故云「及其瞑目告終」等也。初明上品上生及上品中生，以經明上生乘金剛臺、中生坐紫金臺，故云「上珍臺」也。次、「文成」下，明上品下生。經云「即見自身坐金蓮

華」。「文成印壞」者，《大經》二十七云「譬如蠟印印泥，印與泥合，印滅文成」，以喻凡夫現在陰滅中有陰生，今借此文以喻往生菩薩此土陰滅彼國陰生。須知垂終自見坐金蓮身，已是彼國生陰故也。《成論》明極善極惡俱不經中陰，如[矛*(替-曰+貝)]矛離手也。上雖三品，但是上輩。次總示三輩往生之者，俱出輪迴。言「隨三輩」者，非謂隨他，蓋是隨己所修，三輩行業皆能橫截五道，永得不退也。《大本》云「往生安養國橫截五惡道」。「五苦」者，此方五道俱不免苦，天道縱樂還墮惡趣故。二、「可謂」下，結歎觀行。「微行」者，歎三種業雖是身口，運為之善。今順理修，皆成無作幽微無相之行也。「妙觀」者，歎十六觀。雖託安養依正之境，而皆稱性絕待照之，即不思議圓妙觀也。此之觀行能令修者達四淨土，縱具見思而能不退，誠為至極之道要妙之術。如此歎結意，令聞者尚之修之。不肖之徒，輕欺生死、不求不退，於斯要術生謗障人，痛哉痛哉。

二、「此經」下，敘經宗體。「心觀」者，經以觀佛而為題目，疏今乃以心觀為宗，此二無殊，方是今觀。良以圓解全異小乘，小昧唯心，佛從外有，是故心佛其體不同。大乘行人知我一心具諸佛性，託境修觀佛相乃彰。今觀彌陀依正為緣，熏乎心性。心性所具極樂依正，由熏發生。心具而生，豈離心性？全心是佛、全佛是心，終日觀心、終日觀佛，是故經目與疏立宗，語雖不同，其義無別。又應須了，若觀佛者必須照心，若專觀心未必託佛，如一行三昧直觀一念，不託他佛而為所緣。若彼般舟及此觀法，發軫即觀安養依正，而觀依正不離心性，故曰心觀。須知此觀不專觀心，內外分之，此當外觀，以由託彼依正觀故。是以經題稱為「觀佛」。若論難易，今須從易。《法華玄》云「佛法太高、眾生太廣，初心為難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觀心則易。」今此觀法非但觀佛，乃據心觀就下顯高，雖修佛觀不名為難。是知今經心觀為宗，意在見佛，故得二說義匪殊途。又應了知，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作我一念之心，亦復舉體作生作佛、作依作正、作根作境，一心一塵至一極微無非法界全體而作。既一一法全法界作，故趣舉一即是圓融法界全分。既全法界，有何一物不具諸法？如《義例》中僻解師云「四教中圓，唯論心具一切諸法，身色依報則不論具。唯一頓頓，方明三處皆具諸法。」荊谿論曰「四教中圓，何嘗不云三處具法？稟今宗者若云心具色等不具，同彼謬立漸圓之見，望彼頓頓天地相懸，尚劣於彼，何預今宗？」以一切法一一皆具一切法故，是故今家立於唯色唯香等義。若其然者，何故經論多以一心為諸法總立觀境邪？良以若觀生佛等境，事既隔異，能所難忘。觀心法者近而復要，既是能造，具義易彰。又即能觀而為所照，易絕念故。《妙玄》云「三

無差別，觀心則易。縱觀他境，亦須約心。」此經正當約心觀佛也。「實相為體」者，心觀之宗方能顯發中道實相深廣之體。所以者何？若於心外而觀佛者，縱能推理，但見偏真，即如善吉觀佛法身但證小理。今約唯心，觀佛依正當處顯發中實之體，中必雙照三諦具足，故云「此經心觀為宗，實相為體」，文特於此。舉宗體者，成前敘觀、顯後敘題。成前者，以敘觀文雖具三觀四土之義，語且總略，恐失意者，謂但敘於同居淨土觀行之意故。敘觀畢，特示唯心妙觀之宗，以顯中道實相之體。實相既是常寂光土，若謂十六只觀應佛依正之相，豈能顯此實相寂光？若於十六用圓三觀，尚能感得寂光極樂，豈不能感三土極樂？以此成前樂邦、金寶等諸文義，皆明四種淨土因果也。顯後者，行人若得此宗體意，則知敘題能說之佛、所說觀境徒眾依報，及以通名，如是諸義悉皆圓妙、非小非偏，方是今經首題名字。敘觀敘題兩楹之際云乎宗體，其意在茲。三、「所言」下，敘經題目，二：初、別題。七字具含能說所說、能觀所觀，正文釋名備顯其義。今序但明以勝攝劣、攬別為總，立題之意也。以十六境佛境最勝，故云「佛是所觀勝境」。蓋十六觀不出依正及以徒主，若論依正，佛是正報，舉正收依，則攝日氷地樹等六觀也。若分徒主，佛是化主，述主包徒，則攝觀音勢至三輩等九觀也。故云「觀雖十六言佛便周」。故入正文，以圓三觀釋乎能觀，以妙三身釋所觀佛。佛既總攝餘十五境，豈不一一皆是圓妙三諦三觀邪？二、「經者」下，通題。儒經講解，有茲二訓：萬代軌則，故訓法也；百王不易，故訓常也。佛經亦然，十界咸規、三世不易，復以由義而釋於經。由佛大聖金口宣吐自證之法，故名為經。《法華玄義》委解通名，當宗學人不可不究。二、入文，二：初、取義釋題，二：初、標列。注「云云」者，令依諸部明於通釋五章之義，《妙玄》最委。故彼文云「就通作七番共解：一標章、二引證、三生起、四開合、五科簡、六觀心、七會異。標章令易憶持，起念心故。引證據佛語，起信心故。生起使不雜亂，起定心故。開合、料揀、會異等，起慧心故。觀心即聞即行，起精進心故。五心立成五根，排五障成五力，乃至入三解脫。」略說七重共意如此，今疏從略，但標五名也。
二、隨釋，五：初、釋名，二：初、標。二、「一切」下，釋，二：初、對通略示，二：初、就三處論通別，三：初、約一化，二：初、釋，二：初、示諸題具通別。他釋經題，皆以經字為能詮教，餘字並是所詮之義。作此分之，甚違佛旨。且人法譬皆是名字，豈非能詮，那得一向屬所詮義？經字不可一向屬教，如《妙經》云「法華經藏深固幽遠，無人能到」，又云「為佛護念，植種德本，入正定聚，發救一切眾生之心。成就四法，必得是經。」疏

釋此四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知見證理名為得經。此二豈非以理為經？《金光明》云「十方諸佛常念是經」，豈令諸佛但念於教？此例蓋多，不能備引。故知諸師以能詮所詮釋眾經題，失旨之甚。今家皆用通別釋題，方無所失。二、「通則」下，明通別有三種。今解諸經通別二名，俱是能詮、俱是所詮。良以通別各自具於教行理故，勿謂二名但在於教。須知通別自有教名、行名、理名。如一別題，佛說是教，觀即是行。無量壽佛是理，豈非別教、別行、別理？以此三別對於經字，即是通教、通行、通理。今於三中，初、明教通別，二：初、正明一化。通名者，頓說漸說、施權開權，律、論之外皆名為經，故稱通也。別名者，別相乃多，今從三種，謂人、法、譬。單三、複三并具足一，以成七別。單三者，單人，如《阿彌陀經》等；單法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等；單譬，如《梵網經》等。複三者，人法，如《文殊問般若經》等；法譬，如《妙法蓮華經》等；人譬，如《如來師子吼經》等。人法譬具足者，如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等。以此七別與通，合標一代佛法。二、「今經」下，別指此經。本論一化，言此經者，以明七別，此屬單人，是故言也。雖屬單人，而人自分，能說釋迦、所說彌陀，以此二人而為別目。經同一化，故曰通名。據有觀字，合是人法，能從於所，以人兼之，故略不示。然分通別，不同廣釋，故未委悉。二、「為行」下，行通別。諸經有用一種之行而為別名，以對通名，經即通行。若論別行，其數無量，卒難說盡。今以增數示於行人，似可領會。一如一行等，二如二智等，三如三觀等，四如四念等，五如五根等，六如六妙等，七如七覺等，八如八正等，九如九禪等，十如十度等，乃至百千萬億無量行也。此等別行皆趣涅槃、究竟四德，略言常樂。約趣涅槃，別行即通，故為行經。彼釋籤中，乃以因果判行通別，須知其意非謂至果其行方通。欲知意者，據各修因，名為行別；約趣一果，此別即通。斯乃別時論通、通時論別。豈唯行爾，教理亦然。如以機應對教通別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各解則機別、一音則應通，各解不離一音、一音不妨各解。如《金光明玄》以能詮文字為教通、以能詮所以為教別，所以即是四悉檀也，一一悉檀皆用文字、一一文字不離悉檀。如以名實對理通別，多名不離一實、一實不妨多名，故三通別皆悉同時。悉類樂中管色之韻，約聲則通、約曲則別，通別二用不相妨礙。三、「理雖」下，理通別。名實相對，名即是門，乃以四門彰一理也，亦是事別而對理通。良以諸經多用一事而彰於理，得理別名。如此經題，以無量壽佛名為別理，以對通名，經則通理。若於一化，以通別理解經題者，莫若四門以為別理。四門者，有門、空門、雙亦門、雙非門，四門名通。須分四教，所謂三藏

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。四教各開有等四門，四四乃成一十六門，詮於別理成十六理。理尚非一，那得十六？然理無礙能應諸門，猶彼虛空其體實非方圓大小，以無礙故，故能隨彼方圓等物成無量相。從無量說，即是別理；體是一空，名為通理。無通不別、無別不通，通別合標成一題目。二、「此約」下，結五時之內，一一經題皆具通別。若不用此教行理判，徒分通別，全無所以也。然無量行會一常樂，四教四門同詮一理，若專方等未堪此聞，乃是預取法華之意跨節而談。於佛滅後，解釋諸經不約法華，寧窮一化？二、「更約」下，約一題。一化經目通別二名具教等三，關涉既廣，思修或難，故就即今所解經題，明教行理宛然可見。此三皆別，以對經字，即是三通，故云「任運有通別意」。欲使行者即此一題，就說解教、起能觀行、見真佛理。三、「更就」下，約一字。一題雖約而涉三名，今示一字，解、行、證三悉得具足。此復為二：初就說字兼含釋。題中「說」字最可顯於教行并理，故引《釋論》「所行如所說」句，以示說中含於行理。「如」者，真如也。如名不異。一真覺性，物成無殊、三際平等，契此如理，方得心口說行不異。故《金剛般若》云「云何為人演說，如如不動」，《法華》云「諸法空為座，處此為說法」。事相解如，二物相似，以為不異。理觀解如，二物性一，方名不異。故釋經如是。三藏則以傳佛所說，似水傳瓶，名曰文如。衍教不爾，通以二諦相即為如。別則唯聞中道為如。圓以文字性離為如。三教約此方曰文如。論就理觀，心口理一，方得說行如如不異。此令說者行契如理也。二、「佛即」下，就諸字互具釋。佛復本源究竟覺體，非寂非照，故屬法身。觀字即是清淨智慧，寂而常照，故屬般若。無量壽是自在神通，照而常寂，故屬解脫。今將諸字分對三德，深有所以。所以者何？向就一字明教行理，雖約說字義具於三，既約修辯尚通前教，而又未明字字具三。故今特用涅槃三德對於諸字，乃彰諸字性各具三，非前教人所能思說。良以三德性本圓融一一互具，故直法身非法身，法身必具般若、解脫；直般若非般若，般若必具解脫、法身；直解脫非解脫，解脫必具法身、般若。三德即是教行理三。般若是教，智在說故；解脫是行，用從緣故；法身屬理，是所顯故。佛字既是法身之理，即具二德及教行也。觀字既屬般若之教，亦具二德及行理也。無量壽既是解脫之行，亦具二德及理教也。若不然者，豈得即一達三、即三達一？問：本以一字具教行理，今何得以無量壽三字方具於三？則不名為約一字也。答：以題諸字對三德釋，斯是妙談，貴在得意。欲令行者知三德性遍一切處，一字一句、一偈一品、一部一經、一時一化，乃至一切依正色心，多亦三德、少亦三德，一塵三德不小、剎海三德不大。故引《華嚴》云

「一中解無量」等也。若得此意，今之妙觀有造修分。應色一相可照三身，依報一塵即寂光土，故十六觀皆照三諦。其不信者，則辜吾祖立茲法矣。二、「於一」下，約一字以校量，三：初、正校量。上窮妙旨，從廣至狹；今校功德，從少至多。一字尚詮大涅槃理，況一切經豈不圓遍？二、「故經」下，引經證。如《金光明》及諸大乘，多作此說。三、「若不」下，結今得。不明一字圓具三德，諸經所說一句一題受持功德無量無邊，便成虛設也。自非道場得入三昧發旋總持，曷能妙說自在若斯？二、「初釋」下，就別廣明，置通釋別也。文四：初、釋佛字，二：初、正約佛名示六即，二：初、翻名標示。梵云佛陀，華言覺者，即說教主。別號稱曰釋迦牟尼，通號有十，今舉第九，故標佛也。既是極果，即究竟覺。《起信論》云「覺心初起，心無初相，遠離微細念故。心即常住，名究竟覺。」此覺圓淨無所對待，生佛依正鎔融總攝，十方三世亙徹無外，五住二死盡淨無餘，無量甚深永絕思議，強名妙覺。此之覺義有六種即，即者是義。今釋迦文，乃究竟是圓淨之覺。一切凡聖無不全體皆是此覺，雖全體是，且迷悟因果其相不同，故以六種分別此是，所謂理是、名字是、觀行是、相似是、分證是、究竟是。然若不知性染性惡，所有染惡定須斷破，如何可論全體是邪？全體是故，免於退屈；六分別故，免於上慢。六不離即、即不妨六，六即義成，圓位可辯。問：所言凡聖全體即佛，為即自己當果之佛？為即釋迦已成之佛？答：自己當果、釋迦已成，二佛之體究竟不別，故諸果佛為生性佛。迷則俱迷、見則俱見，故己他佛於今色心皆可辯於六即義也。又復應知，六即之義不專在佛，一切假實三乘人天，下至蛣蜣地獄色心，皆須六即辯其初後，所謂理蛣蜣、名字乃至究竟蛣蜣。今釋教主，故就佛辯，以論十界皆理性故。無非法界，一一不改，故名字去，不唯顯佛，九亦同彰。至於果成，十皆究竟，故蛣蜣等皆明六即。二、「涅槃」下，就覺廣明，六：初、理即。六種即名皆是事理體不二義，而事有逆順，名字等五是順修事，唯理性一純逆修事。此逆順事，與本覺理體皆不二，其逆順名自何而立？以知不二，事皆合理，名之為順。其不知者，事皆違理，故名為逆。名字等五，若淺若深，皆知皆順。若初理即唯迷唯逆，而迷逆事與其覺理未始暫乖，故名即佛。所以者何？良由眾生性具染惡不可變異，其性圓明名之為佛。性染性惡全體起作，修染修惡更無別體。全修是性，故得迷事無非理佛。即以此理起惑造業輪迴生死，而全不知事全是理。長劫用理長劫不知，不由不知便非理佛。以全是故名理即佛，以不知故非後五即。然理即佛，貶之極也，以其全乏解行證即，但有理性自爾即也。又理即佛，非於事外指理為佛，蓋言三障理全是佛。又復應知，不名障即佛而名理即

佛者，欲障後五有修德是，此之一位唯理性是也。又障即佛，其名猶通，以後五人皆了三障即是佛故。釋此為三：初、引諸經示即。初引《大經・迦葉品》云「眾生即是佛。何以故？若離眾生不得三菩提故」。〈如來性品〉「我者即是如來藏義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。如是我義，從本已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，是故眾生不能得見。如貧女人舍內多有真金之藏，家人大小無有知者。時有異人善知方便，乃至即於其家掘出金藏。」又云「譬如王家有大力士，其人眉間有金剛珠，與餘力士捔力相撲。而彼力士以頭觸之，其額上珠尋沒膚中，都不自知是珠所在。其處有瘡，即命良醫欲自療治。乃至時醫執鏡以照其面，珠在鏡中明了顯現」等。如來藏經十喻者，彼經十文：一法、九喻。一是所喻，九是能喻。以所從能，故云十喻。一法者，經云「佛告金剛慧菩薩：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，貪瞋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、如來眼、如來身，結加趺坐，儼然不動。善男子！一切眾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，有如來藏常無染污，德相具足如我無異。」於此文後，即舉九事以喻其法，各有長行重頌。一萎華佛身喻、二巖蜂淳蜜喻、三糠繪粳米喻、四糞穢真金喻、五貧家寶藏喻、六菴羅內實喻、七弊衣金像喻、八貧女貴胎喻、九焦模鑄像喻。弊帛者，經偈云「譬如持金像，行詣於他國，裹以穢弊物，棄之在曠野。天眼見之者，即以告眾人，去穢現真像，一切大歡喜。我天眼亦爾，觀彼眾生類，惡業煩惱纏，生厄備眾苦。又見彼眾生，無明塵垢中，如來性不動，無能毀壞者。」土模者，經偈云「譬如大冶鑄，無量真金像。愚者自外觀，但見焦黑土。鑄師量已冷，開模令質現，眾穢既已除，相好劃然顯。我以佛眼觀，眾生類如是，煩惱淤泥中，皆有如來性。」「闇室」下，復出《涅槃經》云「如闇室中井及種種寶，人亦知有，闇故不見。有善方便，然大明燈照之得見。是人終不生念：是水及寶本無今有。涅槃亦爾，本自有之，非適今也。大智如來，以善方便然智慧燈，令諸菩薩得見涅槃。」今文但引闇井具寶以證理即，不取人亦知有等文，諸喻皆爾。須知諸喻理兼圓別，若言三障定覆佛性、破障方顯，此猶屬別。若全性成障、障即佛性，以不思議德障消者，則諸喻皆圓，方是今文理即之喻。故如來藏喻止觀顯別，今文顯圓。次淨名皆如，語尚涉通，今須圓解。次《寶篋》下卷，勝志菩薩向佛說偈「己界及法界、眾生界同等。」己界即心法；法界即佛法，佛以法界而為體故；對眾生界，即成三法。心生在因，佛法在果，三無差別，故云「一界無別界」也。二、「此是」下，就本覺明佛。前引諸經雖云即佛，猶未的示覺了之相，且指三障體全是理；今示此理。當處照明，名為本覺，佛義成也。此自分二：初、正示。言「此是」者，指上《大經》眾生即佛。諸喻寶物、《淨名》皆如、

《寶篋》法界，此等皆是本性圓智。非三般若融即微妙，智不名圓。知一切法一一含受一切諸法，全法是智、全智是法，待對斯絕，名圓覺諸法。諸法乃是生佛依正，三際十方此等時處既全是智，何有一處一物一塵體不明了？然此明了非心意識所能及也。故《起信論》本覺義云「心體離念無所不遍，等虛空界本性明了」。既其離念，安以情求？所謂不思議智照等也。勿認六道漏心、三乘證智而為本覺明了之相，妙覺之覺方是理佛，全修在性斯之謂歟。二、「雖五」下，遮情。情執者云：諸有業縛無明惑暗、那言眾生即是佛邪？故遮之曰：雖業至無間，而皆當體是三解脫。雖見思昏倒，而本覺理未始不存。惑業全是性德緣了佛性，豈可更壞理佛？刀不自傷故。二、「斯」下，對四事辯理。「世間常住」者，即十法界三十世間，一一皆住真如法位，法位常故，世相亦常。然世本代謝而言常者，以一切法即真實性，性不改故，故名為常。若謂遷流不得言常，斯謂情見。良以生法即性故常，住異滅法即性故常。即性之常，非常無常，不可思議，言偏意圓，故可得云一生一滅無非中道，唯生唯住、唯異唯滅。法華迹門顯所證云「世間相常住，於道場知已」；本門乃云「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，非如非異」。故知世間即是三界常住，豈乖非如非異？本迹雖殊，不思議一也。此理祕妙，佛能明見故，故云「灼然」。今我智者成祕妙觀，雖是肉眼而名佛眼，能見祕藏亦云灼然。故《妙樂》云「顯露彰灼稱為真祕，真祕之理即世相常，世相常故眾生即佛，此理妙故。」有佛教化不益一毫，空過無佛不損一毫，五即得之何足為高，理即失之未始暫下，對此四事示理佛也。二、「如斯」下，名字即。此至究竟皆修德也，須論損益及以高下。言名字即佛者，修德之始，聞前理性能詮名也。然有收簡，收則耳歷法音，不間明昧，異全不聞，俱在此位；簡則未得圓聞，齊別內凡，尚屬理即，以七方便未解妙名，豈知即佛？此自分二：初、帶喻示名字，二：初、不聞之失。理雖是佛，全體在迷，佛出不聞、經名絕聽，此乃却指但理之失也。二、「若佛」下，聞名之得，六即辯佛。故今名字唯約三寶及十號也。無明長夜佛出令曉，闡本智日乃識三寶照世光明。生死巨關無佛長鎖，佛能於此開甘露門，令知十號是常住味。此光此味，乃從眾生心性流出，還使眾生解此光味即本性佛。「因說」等者，却指貧女舍寶喻也。初既不知家有寶藏，唯受貧苦。因示得知，寶雖未掘，預生適悅。此等法喻，皆示於名有識知義，能知所知即名字佛。二、「故須」下，引人明即佛。梵云須達多，此云善施，亦曰給孤獨。《涅槃》二十七云「舍衛有長者，名須達多。為兒娉婦，詣王舍城，宿珊壇那舍。見彼長者中夜而起，莊嚴舍宅。乃問：當請摩伽陀王耶？答云：請佛。須達初聞，身毛皆豎。復問：

今在何處？答曰：在迦蘭陀精舍。須達思念欲見，于時忽見光明如晝。尋道而出，城門自開，見佛聞法，證須陀洹。」疏云「巨關」，即城門也。今明「毛豎」，即驚覺也。聞名生覺，即本性佛。若論大經，追敘昔事方證初果，驗聞名時未能解了覺即本性，及前科中三寶十號亦涉於小。今約跨節取意而談，五時示現身相名號說法度人，乃至聞者一念微解，一一皆是全性起修，當處無非本性佛法。如前一化，增數諸行皆會圓常，四教四門唯詮一理。不從跨節，焉消彼文？況文出《涅槃》，部已開會，故約驚覺示名字佛。◎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一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二

宋四明沙門知禮述

◎三、觀行即。此中觀法，異常坐等直觀心性，故託他佛而為所緣，然是大乘知心作佛、佛即是心，其觀未成為塵所動。始自圓聞觀佛妙境，至識次位勤行五悔。若未發品，此等行人皆屬名字，故知名字其位甚長。今明對塵即成佛觀，其中念念覺知之心，名觀行佛。此自分二：初、觀妙色即真法。以大小相皆悉周遍，故此色身即是真法。又二；初、約一佛，二：初、示始習即心觀相。此是名字昇進之位，不獨解名，能修觀故；但未入品，非觀行位觀佛相者。若此經中八萬相好，非羸劣想而可繫緣，故須初心先觀落日，漸觀地樹及以座像，觀既深著方觀勝身。今依《般舟》，初心先觀千輻輪相，次第逆想至肉髻三十二種，是下品相。復從足起，可作始行繫心之境，不須更以落日為緣。若相若好皆依於身，身唯金色，故云「如鑄金像」。此之色相雖從心想如在目前，故云「與眼作對」。言「妙色」者，即是不可思議色也。所以者何？由此行人已圓聞故，知色唯心、知心唯色。五根所對尚體唯心，況想成色豈在心外？此色非色、非色非非色，而能雙照色與非色。既離情想，故名妙色。非由三觀莫見妙色、非由妙色莫成三觀，境觀相資塵念靡間，方能得入觀行位也。二、「開眼」下，明觀成稱性周遍。妙心作相、妙相發心，心心不休成觀入品，塵緣莫動佛常現前，閉目了然、開眼不失，在明見佛、處暗不忘，性無間然，佛豈暫闕？一一相海莊嚴法身，相為大相、好為小相，觀大發小名為流出。劫水雖大，止劑二禪，佛相遍周稱於法界，且以分喻顯於周遍。觀行佛眼名曰周眸，此眼所觀何處非佛。問：《金光明玄義》觀於三道顯金光明，似位尚云閉目則見、開目則失。今觀三身位在觀行，因何開閉俱得見邪？答：彼明性德金光明理，此理初住方任運見，故於似位猶論得失。今帶事定，託彼應色觀於三身，以其應相凡心可見，故理三身雖乃未顯，不妨應色先與定合，故令開閉皆見佛身。如以三觀觀彼落日，三觀未成而能開閉皆見於日。故雖事理一念同修，而理難事易，事易故先現、理難故後發。故般舟三昧以三十二相為事境，以即空假中為理觀。境觀雖乃同時而修，境必先成；託境進觀、藉觀顯境，更進更顯，從凡入聖。故知彼就趣真無住，對似愛頂墮為開閉得失。此就應色，得成觀行。為開閉俱見，不知事理難易淺深，此相違文何能銷釋？二、「念一」下，等諸佛，二：初、約一佛等諸佛。為成觀故不可散緣，故以彌陀一佛為境。雖觀一佛，何異十方；雖照現今，何殊過未？此彰一切不離彌陀，良以

彌陀是無量之一，故能等於一中無量。二、「一身」下，明諸佛同三法。「一佛等彼一切佛」者，以由佛佛同得三法：身是法身、智慧是般若、十力四無所畏是解脫，亦是三身三涅槃等。身智言一者，顯於諸佛法報不別，應用亦同，故力無畏結云亦然，同身智一也。菩薩因中分破無明，分同妙覺所證三法，無明破盡，則究竟同諸佛三法。諸佛三法既其不二，是故彌陀三法不少、一切諸佛三法不多，故言等也。二、「念色」下，念三身以結示。色是應身，通於勝劣及他受用。法門是報身，以諸法門聚而為身，即八萬四千陀羅尼為髮、第一義諦為髻、種智為頭、慈悲為眼、無漏為鼻、四辯為口、四十不共為齒、二智為手、如來藏為腹、三三昧為腰、定慧為足等。此諸法門，若從所證名為法身，今從能證名為報身，自受用也。實相是法身，非不具於一切法門及諸色相，讓於能證及垂應故。今是所證及以能垂，但名實相；前論觀法，文中但言相好周遍，次文乃約三法論等。至今結示云念三身，應知法門及以實相不離色身，舉一即三、全三是一，法爾相即，非縱非橫。是故此經第九佛觀，經示相好，疏名真法。不知圓觀，此名莫消？若觀佛身，不涉後二，便同小外，何預妙宗？須知此文，是結前觀色相周遍，已具三身。二、「常運」下，明即佛。觀行位人，一切時處，念佛三觀常得現前，故云「無不念時」。言「念念皆覺」者，示即佛義。雖是始覺，即同本覺，非全本覺，觀不名中。亦得義論始本一合，雖非究竟及真似合，而亦得是觀行合也。若論即字，《廣雅》訓合，荊谿云「依訓乃成二物相合」，於理猶疏。今以義求，其體不二方名為即。然其始覺與本覺合，雖名為合，非二物合，正是荊谿體不二義。良以始本覺體是一，故知六即得名六合。理即乃以逆修之覺與本覺合，五皆順覺與本覺合，六合無非體不二也。荊谿有時亦以合名明不二體，故不二門云「復由緣了與性一合，方能稱性施設萬端」。緣了是始，性豈非本？修性體一，復名為合。四、相似即。今既釋佛，乃似本覺，良以此位始覺之功尚伏無明，全未破故，非真本覺，唯得名為相似即佛。若四十一位分破無明，故得分分是真本覺，名分真佛。至極果位，無明既盡，本覺全彰，故得名為究竟是佛。即究竟本覺，亦究竟始覺，亦是究竟始本一合，亦是究竟始本俱忘。例前五即，皆有四義。問：名字等五，以始對本，論合及忘，四義稍可。唯初理即，既全在迷，豈有始覺及二義邪？答：理雖全迷，而具三因及五佛性，緣了二性豈非本有？修因始覺，果及果果二種佛性，豈非理中究竟始覺？理若不具，此等始覺，名字等五便須別修，復何得云全修在性？但有即名無即義也，自非山教圓位徒施。今當相似位中四義，文自分二：初、標釋，二：初、約三身明即佛。前觀行位，常用三觀念佛三身，觀覺雖

成，似覺未發，加功不已。今本覺三身相似而發，與始覺三觀相似相應，應是合義，合而不忘，非妙覺也。問：於一本覺，約何要義，顯示三身令人可見？答：本覺諸法即空假中，覺諸法假即相好身，覺諸法空即法門身，覺諸法中即實相身。如此論之，其義宛爾。更於一覺約寂照說，照而常寂，自在神通，即相好身；寂而常照，清淨智慧，即法門身；非寂非照，而寂而照，即實相身。此之二三，皆非縱橫，不可思議。乃是寂覺照覺，雙遮照覺，全本成始，即是相應及俱忘義。此位三身，即佛義顯，是故文中不特言覺示於即佛。二、「相似」下，約四喻明相似。行人本覺寂照及雙相似而發，成相似位三種之覺。此覺似真若鍮若瓜。比金比瓠，此之二物喻始似本。如將至火先覺暖氣，行欲近海預覩平相，此之二事喻於相似，近乎分真。前二約法論似，後二約位論似。二、「水性」下，勸證，二：初、約事勸。本覺清涼其猶冷水，似覺飲之知消煩熱，名字之人如熱渴者，須三觀功掘無明地，方得真似清涼之水。徒聞之水不施觀功，又無事行取水具物，守渴而終至極熱處。二、「略舉」下，引文證相似相應功德之相。如彼《法華》六根清淨，文雖稍廣其相顯然，行者易知故得名要。六根同有五種似發，所謂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肉耳、天耳、慧法佛耳，乃至意根亦有五相。此之六五，即三相應：肉天法六，即相好身相似相應；慧六佛六，即法門實相相似相應。以五眼等是不次第相似發故，可以對於圓三身也。行者能於三觀觀佛六根三德，不久相應，五分證即，即心觀佛、託境顯性，雖得相似，尚屬緣修。今則親證，屬於真修，分破無明，《起信論》中稱隨分覺，寂照雙融，本覺真佛分分而顯。從所顯說，名為分真；從能顯言，名為分證。四十一位皆受此名。自分二：初、明初住。一代教中圓位顯者，唯《起信論》及《華嚴經》，經說三身初住頓得，論明八相初住能垂。若此位不論破無明惑，安得如此上冥下應？故知十向方伏無明，初住但能斷於見惑。此等經論是漸次教，不可與其《華嚴》、《起信》頓修頓證菩薩一槩，是故今立詮中道教，論次不次，分於別圓。今就彼經明分證佛。此文分二：初、約發心明即佛，二：初、約三法明發。就初住名示即佛相，位名發心，發本覺心也。常寂常照寂照雙融，是本圓覺。即一而三，不發而發，故成三發。皆言一切者，法界無外攝法不遺，諸佛眾生色心依正同一覺體，全體為緣、全體為了、全體為正。緣因發故，了正亦發；了因發故，緣正亦發；正因發故，緣了亦發。蓋三法圓融，發則俱發。緣發名功德，能資成故；了發名智慧，能觀照故；正發名境界，是真性故、是所顯故。問：三德既是一本覺性，由證顯發。今云一是所顯境界，二名能顯功德智慧。若是能顯，二則是修，何得名證本覺三

德？答：其理如是，方不思議。所以者何？三雖性具，緣了是修。二雖是修，非適今有。二若非修，三法則橫；二若非性，三法則縱。故《釋籤》明三點不縱橫云「雖一點在上，不同點水之縱。三德亦爾，雖法身本有，不同別教為惑所覆。雖二點在下，不同烈火之橫。三德亦爾，雖二德修成，不同別人理體具足而不相收(文畢)。」輒出其意，別教法身為惑覆者，良由不知本覺之性具染惡德，是故染惡非二德也。故別惑通惑、業識事識、煩惱結業、三乘六道、變易分段，此等一切迷中二法，非二佛性。既非佛性，乃成定有能覆之惑，是故但有法身本覺。隨於染緣，作上一切迷中之法，以是名曰為惑所覆。應知覆義，不同泥土覆彼頑石，既覆但中佛性之理。如淳善人，一切惡事非本所能，為惡人逼令作眾惡，故說善人為惡所覆。應須還用隨染覺性，別緣真諦及以俗中，次第別修空假緣了或中邊緣了種種二因，或初緣次了、或初了次緣，次第翻破一切迷法，顯於法身本覺之性。是故覆理成於縱義。圓人不爾，以知本覺具染惡性，體染惡修即二佛性，故通別惑、事業、識等一切迷法當處即是緣了佛性，豈有佛性更覆佛性？如君子不器善惡俱能，或同惡人作諸惡事，則彰己能，何覆之有？故即二迷以為緣了，顯發於正。緣了二德體迷而得，義當所發；元是修德，復當能顯。雖分修性，皆本具故，義不成縱。言別人理體具足而不相收者，亦為不知本覺之性具染惡德，不能全性起染惡修，乃成理體橫具三法。言不相收者，以其三法定俱在性皆是所發，猶如三人各稱帝王，何能相攝？是故不知性中三法二是修者，二乃成橫。圓人不然，元知本覺具染惡性，故使迷中一切染惡，當處即是緣了佛性。以此二修顯於一性，如一主二臣，主攝於臣、臣歸於主。三德相收亦復如是，今初住位所發三法，皆性具故發則俱發，故云「不前不後」。以此三法，二為能顯、一是所顯，修性宛爾，故云「亦不一時」。不一時故非橫，不前後故非縱，不縱不橫不思議發，是故名為初發心住。二、「三智」下，約三身明佛。前以正助二修對性明圓發相，今約報智證法起應。報應二修對法一性，論分證佛。從智證法、從法起應，即非一時；三身頓得，故非前後。不縱不橫，復見於此。從始圓修一心三觀，今圓三智一心中得，即以此智證得法身。智性即色，三一體融，名妙色身。此身湛寂如鑑無情，形對像生山毫靡間，名應一切。三身三德體離縱橫，今始發明，名開祕藏。入理般若，名為住此住無住住祕藏中。二、「以普」下，約被物明佛用，二：初、總示三輪。色像即身輪，一音即口輪，等悅即意輪。身名神通輪，口名正教輪，意名記心輪，妙觀察智也。輪者轉義，亦能摧碾，己心證法轉入他心，能摧碾他一切業惑。此三業應有十界相，皆是初住分得佛用。二、「應以」下，別示十界。上

明能用種種三業不出十界，今分別之。先明佛三，況出九界。佛應三土，且說同居；化有始終，須彰八相。大機所見，八相難思；若應小乘，八種皆劣。大示出沒，如水之波，全法界身八皆勝妙。小乘生滅，體是無常，如火燒薪，終歸灰斷。故兩八相不分而分，勝劣宛爾。此等皆是果人法則，名佛威儀。初住能為，名之曰具，威儀屬身，音聲屬口，方便是意。應以佛界而得度者，即為現此三輪相也。佛相至高尚能跡示，以佛況九，現之不難。既現九界各具三業，然非直現十界而已，於一一身復現十界重重無盡，以得普現諸身三昧故也。二、「初住」下，況後位。初住始破一品無明，分證三身，垂形十界，其相尚爾。況二三住，況第十住行向登地至于等覺，破惑轉深、德用轉廣，寧以心口而思說邪？良由位位始覺本覺一合俱忘，致使體用高廣若此。六、究竟即。一切諸法無不是佛，迷故不知。故圓實教不順迷情，直示一切皆是佛法，世間相常眾生是佛。不稟教者，但有理是，全不知是。若聞此教，於名知是。若入五品，於觀知是。入十信者，相似知是。四十一位，分真知是。今登極果，究竟證知一切諸法皆是佛法。此自分二：初、據位直明。等覺已名滿足方便地菩薩。究竟地，始覺道窮、本覺理極，本始既泯無以名焉，強稱妙覺。《大品》般若四十二字，字字互具諸字功德。南嶽用對圓頓教中四十二位，初住阿字中四十字對至等覺，最後荼字當於妙覺。雖一一位皆能遍具諸位功德，然是分具。今此極位，乃究竟具諸位功德，故引《法華》唯我釋迦與一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之權、實相之實。達無明底，到諸法邊，名邊際智，不思議權智也。今已究竟，故名為滿。於種種法證本圓覺，不思議實智也。此覺極滿，名為頓圓。復用第七無上士號，顯智斷極。有惑可斷名有上士，等覺位也。無惑可斷名無上士，即是妙覺。斷德究竟，名大涅槃。更有過者，名有上士，亦等覺也。更無過者，名無上士，即是妙覺。智德究竟，名大菩提。二、約喻稱歎。用彼《大經》月愛之喻，十五日月對四十二圓因果位，皆智光增、惑暗減滅。故初之三日對住行向三十位也，從初四日至十三日對十地位，十四日以對等覺，十五日對妙覺位。此乃合前三十、開後十地，若三十三天同服甘露，對四十二位皆證常理。開前三十位對三十天，合後十地用對一天，等覺對一，妙覺極位次對釋天。若四十二字，字字互具四十一字，對於圓證四十二位，位位相收，則前後俱開。若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對圓真因四十位者，前後俱合也。今十五日月光既滿，即智德圓；暗無不盡，即斷德極。故大師云「此之增減日日有之，此之智斷位位有之」，故不更用後十五日邪光減也。復以眾星對諸因人，月喻果佛。「最上」等言，皆是稱歎究竟佛也。二、「佛有」下，以例諸號明難說。圓極之果所有名字，一

一不虛、究竟成就，蓋其所召皆真極故。以望真因，尚帶虛設，妄未盡故。七種方便一切凡夫，悉是虛名，一無實義。故《大經》云「世諦但有名無實義，第一義諦有名有實義」，佛是究竟第一義故。又復應知，非別有法名為究竟第一義諦。毘盧遮那遍一切處，一切諸法皆是佛法。是則世間及出世間二死五住，至蠢荔多蠢動蜎蜚五無間等，若因若果無非圓極第一義諦。故此諸名皆實不虛，悉是究竟佛之異名，是故稱為佛有無量德應有無量名。今唯舉佛一名當之，故諸大乘明於佛號，或增或減，皆是四悉赴彼物機。今於通號十名之中，舉第九佛也。《淨名經》云「正遍知、如來及佛，此三句義，大千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，以劫之壽不能盡受，隨其宜樂，舉此三名以少況多，功德無盡。」◎

◎二、釋說字，二：初、牒釋。悅是暢悅，懷是心懷。若就此經，即是如來久修久證念佛三昧，蘊之在懷，今機扣發，說之乃暢昔之所懷。二、「即十」下，示相。據今之說正在念佛，次文委示，今不預陳，故且通塗明其說相。文二：初、明所說法相。十二部經總明說相，謂或作長行說、或作重頌說、或作未曾 有說、或作無問自說說等。若八萬法藏，乃具示所說種種法門；合云四千，且舉大數，然應了知有多八萬。且約四諦示諸八萬，若言八萬法藏，即苦諦；八萬塵勞，即集諦；八萬對治門、八萬三昧門、八萬陀羅尼，皆道諦；八萬波羅蜜，即滅諦。今雖示一，義以兼三。以法藏名是蘊聚義，判屬苦諦，復由蘊義兼得三諦，蓋四名言不離陰故。如《俱舍》云「牟尼說法蘊，數有八十千。彼體語或名，是色行蘊攝」，故十二八萬俱通小衍。或云小乘唯有九部，大則十二；或云小有十二，大唯九部；或云大小皆有十二，六度四等雖在大乘，亦通三藏事度菩薩。然其名數，四教皆同，須就所詮真中二理定其權實。復論四種能趣觀行，用簡偏圓，使寶渚化城迂直不濫。二、「又於」下，明能說善巧，二：初、於一法一門明四悉。上之所列八萬等法，既通四教，即是生滅八萬、無生八萬、無量八萬、無作八萬。如生滅八萬，趣舉一法，須開四門。四門假人同皆叵得，若其實法四義不同。約有門說，念念無常，如燈焰焰。約空門說，三假浮虛，猶如雲霧。雙亦門說，二相從容。雙非門說，二相俱捨。四中一門，機生熟故，四悉被之。為未種者作世界說，令其樂欲讚用受行；為已種者用中二悉；善根未發作為人說，令起宿善信戒進念。惡未破者，必對治說，令其三毒豁爾氷消。為已熟者，第一義說，令得契真革凡成聖。佛智鑒機，說之必中，知不入理令得三益，知不破惡令得二益，無善可發作世界說但生歡喜，若全無益佛則不說。二、「若一」下，例諸法諸門示四悉。上明一門被機四悉，餘之三門被機亦爾。八萬中一四門四悉被機既爾，其餘諸法四

門四悉被機亦然。一教八萬門悉既然。三教亦爾。八萬法藏。例於塵勞及對治門三昧總持波羅蜜等，一一八萬，法法四教，教教四門，門門四悉。其十二部六度四等，準此可知。以此略明佛說之相。

三、釋觀字，即所說也。上十二部八萬等法，豈非所說？然是泛舉顯於能說。下「無量壽」及今「觀」字，的是此經所說義也。釋觀分二：初、牒釋雙標。牒起觀字，以觀釋之，乃用觀法觀於勝境。若非觀法，將何觀之？撮經所詮，立茲題目。經明十六以為能觀，今釋題名唯論三觀。經文是別，題是總名。總總於別，別別於總。若也立題收文不盡，則不能應篇章之式，故知今立三觀釋觀，乃是經文十六觀體。若就十六各各示於三觀相者，其文繁廣，故於釋題總而示之，令其修者以茲觀法入十六門，則境境皆三、心心絕妙。四依被物，言簡意周，雙標次第及以一心二三觀者，此乃以次顯於不次。不融別觀無以明圓，如《止觀》中皆用思議顯不思議。二、「從假」下，據教雙釋，二：初、次第三觀，二：初、列名指經。所列諸名，釋中自見。二、「今釋」下，釋相結果。依前列名，釋三觀相。第一空觀，而有二名。「假是」等者，見思取境，無而謂有，虛假凡俗知虛名諦。二空之理是審實法，知實名諦。不究俗虛莫知真實，要須照假方得入空，是故名曰從假入空。又假是等者，迷世俗時謂虛是實，則二俱不諦。若悟俗虛必知真實，則二俱諦。故復得名二諦觀也。此觀等者，修觀名因、證智名果。《釋論》三智為易解，故分屬三人。故以聲聞對一切智，即空觀果當於別教十住位也。第二假觀，亦有二名。先斥住空墮二乘地。若修假觀能成佛法、能益眾生，觀空欲作入中方便，故於空智證而不住，三界惑著須蕩令空，諸法因緣須究本末，見思重數如塵若沙，以大悲心遍觀遍學，名為知病。諸法諸門破性破相，一一對治無不諳練，是名識藥。隨惑淺深知機生熟，神通駭動智辯宣揚，四悉當宜各令獲益，如此授藥方肯服行。皆由證空能入此假，故此觀名從空入假。而言等者，前除見愛破假用空，今遣塵沙破空用假。於空於假各一破用，前後相望至今均等，故復名為平等觀也。「此觀」等者，若依《釋論》以菩薩人對道種智，即假觀果，位在十行。「二空」下，第三、中觀。初、雙標。「初觀空生死」者，別人初心信，今知覺本是常住中道佛性，從教道故，名為但中，唯善唯淨不具染惡。雖無染惡，其性靈知，強覺忽生境界斯現，分別境相執著我人，不昧之知、邪思邪見，現前染惡既非性具，皆是隨緣變造而有。是變造故非性本然，是故見思不即中道，定須破故，即義不成，故不得云唯愛唯見唯色唯香。設欲修中，能所不絕，故修空為正、中觀為傍。何者？心既著有，須別緣空破茲愛見。所觀之空是

二乘法，既非性具乃是別修，空非畢竟，是故空觀但空生死。「次觀空涅槃」者，生死之有雖已破除，心又著空，須別緣假破此空著。假是建立、是菩薩法，非性具故亦是別修，能蕩空著名空涅槃。「此之」等者，前空生死，見思惑忘；次空涅槃，塵沙惑盡。二惑既盡，心無偏著，是故得為雙遮方便。「初觀」等者，復因次第用於二觀觀其二諦，是故得為雙照方便。方便立已圓觀可修，於十向中即以所顯中道佛性而為能觀中道之觀，諦觀不二惑智一如，三觀圓融是無作行，故得自然入薩婆若。此觀之果名一切種智，位在初地。二、一心三觀。斯乃稱性而觀、絕待而照。蓋一切法，性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如伊字三點，三非孤立，一一圓具，舉一即三，乃以三德而為三諦，般若是真、解脫是俗、法身是中。德既不縱不橫，諦乃絕思絕議，此是佛之所諦。今以此諦而為所觀，諦既即一而三，觀豈前後而照？故依妙諦以立觀門，即於一心而修三觀。此觀觀法能所雙絕，況無量壽佛本修此觀成就三身，法報泯然、真應融即，非茲妙觀寧顯妙身？化主若斯，徒眾亦爾，正報既妙，依報豈麁？故十六境皆須妙觀。此文為三：初、依智論釋，二：初、釋相，二：初、約法釋。三智即前次第所明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令易解故，分屬三人。剋性圓論，三智實在一心中得。三智是果，三觀是因，果在一心，因豈前後？因果不二方曰圓修，故舉智後即明三觀。「只一觀而三觀」者，趣舉一觀即具三觀，舉一空觀，假中亦空，三觀悉能蕩相著故。舉一假觀，中空亦假，三觀皆有立法義故。舉一中觀，空假亦中，三觀當處皆絕待故。若知三觀只在一心，則一一觀任運具三也。「觀於一諦而三諦」者，諦觀名別，其體不殊，全諦發觀、觀還照諦。既無別體，以何義故立諦立觀？若欲分別，就三因說，性三為諦，修三為觀。性了是真，性緣是俗，正是中諦。不是了因非大真諦，俗中亦然。此之三諦，方與三觀體性不殊。頑空為真，與觀體別，俗中亦爾。三觀互具者，蓋性三本融，全性成修此之謂矣。二、「類如」下，引類釋。以有為法類無為性。一剎那心初生即滅，兩間名住，不無三相而在一心。三相無常尚居促念，三觀稱性無作無生，具於一心其義何爽？二、「此觀」下，結果。不明智果，觀法無歸，故示觀成惑滅理顯，豁然妙證三種智慧實在一心。或具論三智、或從勝說，只但名為一切種智。「寂滅」等者，論自解釋。一切種智雙寂二邊無明之相，雙照二諦種種行類，始自初心圓修三觀，妙觀中道念念雙忘，而即二邊念念雙照，一心二觀法爾如然。今入分真，本智顯發，全由始行亡照之功。二、引《中論》證。論云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」，論通衍三。今證圓觀，觀所對法豈有不從因緣生者？今修圓觀，必先解知能生因緣及

所生法皆不思議，方於此境觀空假中。又須了知妙諦妙觀悉是能觀，因緣所生陰等諸境皆是所觀。前且直云觀於一諦而三觀，須知於陰等境觀一諦等也。勿守略文，須尋觀義。又不可謂先解所觀不思議故，便不得言陰及無明。何者？本說因緣及所生法是不思議，若非無明，何名因緣？若非陰等，何名所生？有人見釋心法妙云「心法在因，約迷以說；佛法在果，約悟以說」，輒便難云：心法稱妙，何得是迷？良由此人不知所以。解迷是妙方曰圓人，如論苦集稱為無作，及十二因緣名不思議，豈不得云不思議無明？人雖解妙法體是迷，不知理即一向在迷，妙覺一向屬解，中間四位迷解共俱。名字即人若不觀迷，何處用觀？等覺之位若不破迷，寧登妙覺？以上上智斷下下惑，惑非迷邪？人之多僻，其類實繁。釋論三智，已如前釋。三、「此觀」下，約妙結示。初一句，總歎微妙。次二句，約三一歎妙。一不定一、一即是三，三不定三、三即是一，釋論以不決定解不可思議。次三句，對十六歎妙。上明一三融，即總一妙觀也。即此一觀遍入諸門，名「一觀一切觀」。雖入諸門，只一妙觀，名「一切觀一觀」。觀若定一，莫入多門；觀若定多，不可為一。實不可以一多思議，故云「非一非一切」。後二句，結示。雖非一多，能攝一切，是故十六無非妙觀。四、釋無量壽。正示三觀所觀境也。前明三觀，且以三德及以三因而為諦境，蓋示所觀融即，用顯能觀絕妙。須知性中三德，體是諸佛三身，即此三德三身為我一心三觀。若不然者，則觀外有佛、境不即心，何名圓宗絕待之觀；亦阿彌陀三身以為法身，我之三觀以為般若，觀成見佛即是解脫。舉一具三，如新伊字。觀佛既爾，觀諸依正，理非異塗。此意不明，非今觀佛。釋此為二：初、牒名從梵。無量壽者已是華言，天竺梵語稱阿彌陀。二、「佛本」下，從真出俗，二：初、約本無三標無量壽。乃是無量而為其量，是則題中已言壽量，壽量依身乃成三義，故約三義而論有無。所言佛者，究竟覺也。理智既極，始本兩忘，無相無名，不可說示，寧得立其身及壽量？二、「隨順」下，隨世俱立，二：初、列三身各三。據究竟覺第一義諦，則不可言身及壽量。為度生故，乃順世間立名立相，故說三身及三壽量。是則真佛無三，隨世故有，然須了知有無之意。言佛本無身無壽量者，但無有相隨情之三，非無性具微妙身等，是故真佛究竟一切淨穢法門。若一向無，何異小乘所詮真理？故真無俗有、真有俗無，皆是悉檀，不可偏執。今文意者，蓋立三身釋無量壽，恐執定有，是故先言佛本無三，隨世說有。得此意已，分別三身三壽三量則無滯也。二、「法身」下，釋三身三義，二：初、約義分別，二、據理融即。以有次文盡理融即，故今且約修二性一一塗分別。初自為三：初、法身，二：初、別釋，三：初、法身

者，師軌釋法，捨通從別。通則生佛俱軌法性，然其九界雖軌而違，如人依師不順師教；唯有諸佛從初發心軌法而修，今能究竟冥合法性。故《大經》云「諸佛所師，所謂法也，以法常故。」諸佛亦常順法性故，名法為師。實非所師與能體別，故即所師法而為其身。雖名為身，已出五陰，故非色質及非心智。色是初陰、心智即四陰，既其非陰亦非入界，故非三科任持攝屬。此則已簡分段變易，以示生死陰等攝故。亦可色質簡應、心智簡報，三科簡因，既非此等，何以狀名？為物機故，強指法性名為法身。二、「法性」下，壽。連持之壽，親依命根。今法性壽，非識息煖報得命根，亦非三事連持之壽。為物顯德，乃指法性非八相遷、非九世易，強名為壽。三、「此壽」下，量。壽之分量，合論長短及以延促。今法性壽，實無此等分量之相，此則通簡。若別簡者，長是報佛、短是眾生，能延能促即是應身。非此等量，為成觀故，強指法壽同虛空量。二、「此即」下，總示。法性三義，非陰聚身、非報得壽、非長短量，不可思議，強於法性說身說壽說量故也。二、報身，二：初、稱法有報，二：初、引經。報即酬報也。修行是因，感於妙報而酬因也。《法華》證智德，經云「慧光照無量，久修業所得」。《大般涅槃》證斷德也。此二果德，酬答修因，是故名報。二、「如如」下，釋相。感報之時，其相何似？故以一法二喻顯之。如名不異，所觀差別，不名如境；智外有境，不名如智。各二如者，境如如智、智如如境，此之境智故得應冥。智慧名通，故以果覺菩提簡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智與法性境相應相冥。先舉函蓋喻其相應，恐謂函蓋雖際畔相當，終存兩相，故重舉水乳以喻相冥，令知始本同是覺性。其體泯然，正同水乳，則顯境外無智、智外無境。水乳可見。二、「法身」下，於報立三，即身、壽、量也。三中一一言法身者，報智所冥，離法無報故。初、身。言「非身」者，非應佛有分齊身。「非不身」者，非報佛無分齊身。又非身則非有、非不身則非空，中道法身乃本覺體，始覺冥此，能冥亦忘。為成觀故，強名報智。二、「法壽」下，明壽。言「非壽」者，非應同連持之壽。「非不壽」者，非報智不連持壽。雙非二邊，冥中法體。強名之意，同前身也。三、「法量」下，明量。非應有量、非報無量，及非二邊義同身壽。三、應身，三：初、明應物，有三：初、身。如谷答響，大小隨聲。如鑑現形，端醜在質。應萬物感，現勝劣身。二、「應同」下，壽。身既同物，壽豈差機？三、「應同」下，量。隨宜長短，示量無量。二、「智與」下，明依二有應，三：初、法。智即報身、體即法身，此二冥合，應用無方。二、「如水」下，喻。真金上色，須水銀和，方能塗物。闕此一緣，金無塗用。三、「功德」下，合。報智功德契會法身，隨有機處應無

不往。三、「能為」下，明應遍三土，二：初、雙明報應。二、「有量」下，單示應身。初義者，上所說報但論冥法，即自受用也。今明垂應，以他受用常住之應，對於生身無常之應，示二迹用，是故雙明身等。身即生身，有分齊相，故名為身。非身是報，無分齊相，故曰非身。《小般若》云「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」，大身者乃他受用身也。無分齊身，其壽則常，故無量也。有分齊身，壽則無常，故有量也。此二應用，乃依真中二理而住，機依事業二識而見。住理，廣如《金光疏》說。二識，委在《起信論》。明論意要在事識見，則取色分齊，故名應佛。業識見則離分齊相，故是報身。此義至後釋觀佛觀鈔中辯之。行者須知，常身無量，通應三土；無常有量，但應同居。所以者何？蓋實報機分證論見他受用身，方便土人唯稟別圓。所見佛相雖小優降，然匪生身，悉是報佛。若同居土，具四教機稟別圓者，能覩報佛。故《法華》明常在靈山，《華嚴》說法盡未來際，及諸大乘即於應相見是法性尊特之身，故知常身遍應三土。若無常身，唯應同居，逗藏通機，生凡夫善也。次義，分二：初、明有量二義。上之所說，自受用外垂三土身，皆名為應。其他受用，雖就對機名之為應，而是實因之所感剋，復名為報，非是差別逗機之用。若論逐物隨緣、參差長短、身壽量者，須就同居無常用說。故今別示應身之相，但於有量開出兩量。而此兩量，依於事識但空見故，唯屬無常。若依業識不空見者，即此無常全體是常，則常無常二用相即、二鳥雙遊也。若上二土機息應轉，亦是無常，以非八相，故且言常。言「七百」等者，《首楞嚴三昧經》云「堅首菩薩問：佛壽幾何？佛令往東方過三萬二千佛土，於莊嚴國問照明莊嚴自在王佛。彼佛答云：如釋迦壽，我亦如是。汝欲知者，我壽七百阿僧祇劫。堅首迴此白佛。阿難云：彼佛乃是釋迦異名。」雖機勝見長，而七百猶可數故，亦是有量之量。若阿彌陀，人天莫數，故是有量之無量也。二、「應佛」下，結應佛皆然。佛佛既皆三身圓證，應身被物、物壽長短，豈不隨順各示兩量？故彌陀現長亦能現短，釋迦現短亦能現長。故《大論》第三十六云「當知釋迦文佛更有清淨國土，如阿彌陀佛國。阿彌陀佛亦有不嚴淨國，如釋迦文佛國。」又第三十八云「此間閻浮惡故，釋迦壽應短。餘處好故，佛壽應長。」故《涅槃》二十二云「西方去此三十二河沙有無勝國，所有莊嚴如安樂世界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。」斯皆隨逐物機也。二、「然」下，據理融即。上辯三身，法是本有、報約修成、應論現往。其言似縱，須知報應二種之修，性德本具。雖是性德，修相宛然，全性起修、全修在性，三一冥泯，思說莫窮。「不可」等者，如上豎論，顯非並一。若言性具三身壽量，顯非別異。若作並別一異之解，即乖所詮圓常法體，即

一而三故不橫，即三而一故不縱，非縱非橫不可思議。如此解者，乃會能詮玄妙之文也。◎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二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三

宋四明沙門知禮述

◎二、辯體。前文解釋能說所說、能觀所觀皆能詮名，今辯此名所詮之體，欲令學者因筌得魚、尋名顯體。尋名意在忘名、顯體知無別體，此乃今師釋名辯體之妙意也。復應了知，釋名是總，總三法故；三章是別，別三法故。是故解釋通別二名，無不義具教行理三。能說之佛既具三身，所說觀境各具於三，故云釋名總於三法，體章別在法身，宗用別當餘二，教相一章分別總別。今之辯體雖在一法，一必具三，故明體禮、體底、體達三種之義。雖論三義但是法身中三，未明餘二各三，故《涅槃玄》云「總唱祕藏以當其名。法身攝一切法不縱不橫以當其體，般若攝一切法如面三目以當其宗，解脫攝一切法如三點伊以當其用。如此敷演即是其教，非但經體義成，餘義亦顯。(文畢)」今出其意，空假皆中故三屬體，假中皆空故三屬宗，中空皆假故三屬用。用是解脫，特喻三點，點是文字故；宗當般若，特喻三目，目能照明故；法身之三，特泯縱橫，彰離念故。故知釋名總於九法，辯體別在法身中三。然九不多、三不為少，方是圓教總別之義。此自分二：初、牒起略示。名傍是賓、體正是主，名是假名、體是實質，一切名下皆有其質。二、「釋論」下，正釋主質，四：初、據二文定體。諸法當處不生不滅、非有非空、無能無所，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。離此等相，名為實相，無相之相也。誰人不具？何法不然？若論證知，唯有諸佛。故《法華》云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。稟圓說者，初心即用佛智照境，故能信解諸法實相。既解實相，亦解諸法實性、實體、實力、實作、實因、實緣、實果、實報、實本末究竟等。十法既實，即是實生實佛、實依實正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、一切諸法皆是佛法。既一切皆實，實外無餘，復何得云餘皆魔事？應知此說以理簡情。若離心緣能所等相名為實相，介爾有相即為魔事，故別教已下至六道法，皆有能所心緣等相，魔能說之悉名魔事。故知一切皆魔、一切皆佛，以情分別一切皆邪，離情分別一切皆正。今簡情取理而為經體，應知實相全體照明，稱為真心亦名本覺，覺體遍故諸法皆實。若指其要，不離現前分別之念，念即本覺，覺即經體，無別經體以為所詮。以此覺心觀於依正，能所即絕、待對斯忘，妙觀之宗自茲而立。若不爾者，何須得體方立經宗？實相印者，印即符印，亦信也，亦印定義。乃以所詮定其大小及以邪正，理符佛旨方可信從。小乘三印，無常、無我此之二印印於生死，寂滅一印印於涅槃。小乘涅槃與生死異，故各印之。所詮

符此，則可信受是小乘經非魔外說。大乘一印即一實相，二種生死、三德涅槃其體是一，究竟真實。義符於此，可以信受是大乘經，非小非外。今據此經，圓實為大。若從彼論三藏對衍，通別二教亦名一印。今不取二，唯圓實相名一印也，則能說之人、所觀依正、四種淨穢、五逆罪等其性不二。以此一印，為經正體。二、「無量」下，為四章所歸。「無量功德」等者，經用歸也。經之力用亦名功德，力有滅惡之功、用有生善之德。滅一切惡、生一切善，是故功德受無量名。如此功德共嚴實體，其猶帝王治亂育民。以此功德莊嚴聖躬，種種眾行即經宗也。從理起行，全理成修，如水為波、波還歸水。宗必會體，故云「歸趣」。通則萬行、別觀十六，故名「眾行」。「言說問答」，即經名也，能詮之名在於言說。言義幽奧，復須問答種種詮辯，以立經名而彰實體。問：題目為名，何嘗問答等邪？答：名能詮體，一部言句皆能詮名。如《法華經》本迹十妙以為其名，但題是總，故就題釋名；餘之四義皆遍始終，故一經之名。「問答詮辯」等，從後向前，示能歸法。不別云教，兼在名中。自稟曰名、化他為教，自他雖異俱是能詮，故知四章同歸一體。三、「譬眾」下，約二喻顯尊。體於四章，猶如北辰，眾星環拱；又似東海，萬水潮宗。以其四章不暫離體，一切諸法無理不成。經體既然，安得不辯？四、「故以」下，以一印結示。三、「書家」下，具明體德。體對釋名，但在一德，所謂法身。蓋釋名中總示三法，利根雖解，鈍者未明。何者？以總示文帶於宗用，體混其中，情想叵忘，本性難顯。故於總後，別示靈源，永異四魔，諸法皆實。於彼圓伊當上一點，絕思絕議、非用非宗。而其性融，一不定一，如伊一點，點不孤然，故直法身非法身，法身必具般若、解脫，故別顯體而談三義。雖彰三德，意在法身，以空假皆中，是故明三名為體德。中三：初、約禮義明法身。書既以體而釋於禮，故今以禮而釋於體。禮別尊卑，意崇君父。前明魔事已揀偏邪，今之臣子唯揀宗用，故君父體即是法身。諸佛所師萬法朝會，體非修證、理絕言思。欲使標心，強稱貴極。斯是本覺，非寂非照；亦是法性，非深非廣。第一義諦名為本性法身德也。尋能詮名，欲識此體，體顯故行，令修觀者以此體德體彼依正，一一貴極，成妙宗矣。二、「復次」下，約底義明般若。德空即中故，故般若德是諸法底，亦名本源、淵府、實際。若得中體，則能窮暢也。論云「智度」，即實相般若。佛以觀照般若於諸法中證此智體，故云「窮底」。然法性甚深無有底際，云窮底者，良由佛以無底際智稱性而證，義言窮底。七方便人以有底智，故不能到諸法源底。若圓教人，從名字即，以信解心窮智度底；五品觀行窮底；十信相似窮底；四十一位分證窮底；唯佛與佛究竟窮底。以此底義辯

於經體，則彰法性甚深第一義空，名般若德也。尋名識體，體顯故行，令修觀者以此體德，窮彼依正一一到底，成妙宗矣。三、「復次」下，約達義明解脫德。假即中故，故解脫德是一切法自在之體，復具一切真實名義。若識此體，則於諸法通達自在，復於世間及出世間一切異名，一中解多、多中解一。論云「般若」，亦實相般若。般若、解脫名殊義一，故互舉也。前明底義，以觀照般若窮實相底；今明達義，以文字般若說實相般若種種名也。七方便人迷此體故，於諸異名壅塞障礙。圓教行人名字體達、觀行體達、相似體達、分真體達。論今舉佛究竟體達，達義辯體，則彰法性無量如來藏義，名為真性解脫德也。令修觀者以此體德，達彼依正一一無壅，成妙宗矣。三、明宗。宗謂宗要。此經之要，在修心妙觀，感於淨土。心觀即是一心三觀，釋名之中其相已委。感土之相，此文備論。今經妙宗，在此因果。且分為二：初、標列。二、「有人」下，隨釋，二：初、簡示宗體。以其宗體一異之相，人多惑之，故須簡示。文二：初、簡，二：初、簡宗體一，二：初、牒言略斥。宗是因果，此屬於事；體是一性，此屬於理。雖不相捨，二義須分。定執是一，於義實乖，故云「不用」。二、「何者」下，據義廣破，三：初、約義破。宗是宗趣，趣果趣理。趣果必因；若趣理者，要須修觀。觀有明昧、理有證不，皆成因果，故云「宗既是二」。體本是理，觀雖趣理，理非明昧。因果依理，理非因果。如波依水，波有千差，水常是一。故云「體即不二」。不談諸法同一理性，則不名為大乘經體，故云「二即非體」。不論修證因果二法，則非佛經所證宗趣也。二、「如梁」下，立喻破。屋空梁柱雖不相離，若謂是一，則無虛實也。三、「宗體」下，舉過結。二、簡宗體異，二：初、牒言破。雖破是一，不可執異。若其定異，則二物孤調。宗異於體，則非全性而起成修，觀行有作屬於八倒。既不符理，信非圓宗，故云「邪倒無印」。體若異宗，則理不即事，事外之理其體不周。法性之體既異因果，則一切法皆成別有。二、「宗體」下，舉過結。二、「今言」下，示。今據《普賢觀經》驗其宗體不定一異。故彼經云「大乘因者，諸法實相是。大乘果者，諸法實相是。」實相因果不異而異，非倒有印，此為妙宗；因果實相不一而一，非事外理，此為妙體。豈同他立定一定異？他不聞此，偏說奈何。講茲疏文，合知宗體。唯想事境，三觀靡施，正同次家邪倒無印，可傷之甚。二、「今此」下，就體明宗，三：初、依經直示。大乘之法其要在心，心具易知、色具難解，故《止觀》云「因通易識，果隔難知」，故觀自觀他皆修心觀。今觀淨土須求於心，心能具故、心能造故，心垢土垢、心淨土淨，此猶通示，未是的論。的在一心頓修三觀，此觀觀於安養依正畢竟清淨，名心觀

淨。此觀能令四佛土淨，如是方為此經宗致。二、「四種」下，約土廣明，三：初、列四土。二、「各有」下，立淨穢。隨文釋義，教觀俱沈；用義解文，解行可發。前釋觀字文中明示一心三觀，又文頻示心觀為宗，至結宗云修心妙觀能感淨土。今消此文四土淨穢，須準此觀為四淨因。若依諸文逐其四土、各論土因，何能通貫前後之文，焉令聞者證無生忍？初「五濁輕為同居淨」者，此淨甚通，須知別意。如戒善者、四教凡位，皆悉能令五濁輕薄，感同居淨。而圓觀輕濁，感同居淨，依正最淨。如此經說地觀已去一一相狀，比於餘經修眾善行、感安養土，其相天殊。言「體析巧拙有餘淨穢」相者，此土人眾淨相亦寬，析觀感穢可在三藏，體觀感淨不專通人，衍門三教對三藏析俱明體法，通但空體，別次第體，圓不次體，三人生彼俱感淨相。圓人最淨如《觀音疏》，別向圓修，圓七信去，見彼依正同於實報，住行及通見相俱劣。今經妙體須異三人，故同居有餘所明淨相，文通意別，須以前後頓觀之文、妙宗之語，解此通文令歸的趣。言「次第頓入實報淨穢」者，若論實證，此土唯有圓聖所居。別人初地證與圓同，稱實感報，有何優降？今就教道十地不融，致所感土異於圓人，故約漸頓分於淨穢。言「分證究竟寂光淨穢」者，若就別人同圓證實，論寂光者唯約真因對圓極果而分淨穢。今論教道詮於極果，但斷無明一十二品，寂光猶穢；圓知須斷四十二品，名究竟淨。仍要了知圓人始終，能用上品常寂光理而為觀體。今談究竟，意成行人修心妙觀也。三、「娑」下，釋名相。但釋土名，略指淨穢。若的論四淨能感之因，唯一圓觀，已如向述。文四：初、釋同居。同居約人、淨穢約土，謂凡人聖人同居穢土也。淨土亦有凡聖同居，二處凡聖凡即是實、聖通權實，始證為實、應來為權。「次於泥洹」者，泥洹、涅槃，梵音新舊爾。生安養者，煩惱調伏近於涅槃，故名為次。「皆正定聚」者，三聚判也。若如此土博地凡夫，屬邪定聚；發心修行未不退者，屬不定聚；得不退，者屬正定聚。若生安養，不論高下。五逆罪人臨終十念得往生者，亦得不退，故云皆正定聚。《起信論》明初心生彼住正定。故《小彌陀經》云「生彼皆得阿鞞跋致」。同居淨中，極樂當其上品土也。若依今經十六觀門圓妙修者，通惑縱存，生於彼土，常覩勝相，如此土華嚴諸大乘會機所見也。二、釋有餘，三：初、約修斷釋名。九種行人合生彼土：藏二、通三、別住行二。既修空假，皆方便道。別向圓信所修雖實，猶居似道，判屬方便。不生分段，蓋除四住，約此修斷，得名方便。斷通餘別，故曰有餘。二、「釋論」下，據經論釋相。小乘雖云同入法性，而執法性體類虛空，子果若忘，永無身土。大乘法性體具色心，子果若忘，身土廣大。釋論以大對破小乘界外無土，特云「出界而有淨

土」。小乘法性無有色心，是故特云「受法性身」。又引《法華》「遇餘佛」者，即有餘土佛也。此約滅後，不值四依、不生實信，自謂永滅而生有餘，蒙佛開權即能決了。三、「就中」下，明利鈍淨穢。彼土利鈍，唯約大說。若在此土已修中觀，生彼則利，佛乃為說不次第法。若在此土未修中觀，生彼則鈍，佛乃為說次第法也。利根居上，故云「指上」。「指下」例此。利根所見同彼實報，故名為淨。鈍根所見相劣於上，故名為穢。以今利鈍驗前體析，唯圓名體，前三皆析，別向觀中稍同圓體。三、釋實報，三：初、約因果釋名。「行真實道」者，圓人初從，別人十向能於諸法稱實觀中也。中理今開，即感妙報。色心不二、毛剎相容，純是法身菩薩所居，尚簡圓似，況七方便。收簡語寬，宜善分別。二、「仁王」下，依經論釋相。《仁王》借別而名圓位，三賢十聖借別名也，住果報者名圓位也。三賢既與十聖同住果報，驗是實報。不證中道，寧住實報？故知名別，其義屬圓。今取果報，證實報土。問：前明實報無有二乘，今那忽云迦葉起舞？答：須知四土有橫有豎，仍知橫豎只在一處，如同居土趣爾一處即是實報。若破無明轉身入者，斯是法身同佛體用，稱實妙報。則六根淨人亦莫能預，豈居二乘？此則一處豎論實報。若未破無明即身見者，此乃諸佛乃大菩薩，為堪見者加之令見實報土也。蓋有機緣，雖未破惑，已修中觀，如華嚴會及諸座席雜類之機，感見身土難思者是。今引論文，乃方等中為彈斥故，示實報土勝妙五塵，令迦葉等頓忘少欲、起動舞戲。欲令聲聞知大法妙，生欣慕心鄙棄小道。此等皆是一處橫論實報土相。故八部二乘，機熟皆見也。今以劣喻顯於勝土，如其鬼趣居人境界，有人捨報墮彼趣者，即同彼類非他人共。有人即身能見彼趣，不妨他人同見其相。墮譬豎入實報土者，見譬橫論實報土也。實報既爾，方便、寂光橫論同處，亦復如是。於同居處論三土橫豎，於方便處論二土橫豎，於實報處論一土橫豎，至寂光處無橫無豎、當處亦無。問：論云「迦葉對於菩薩勝妙五欲生愛之甚，不安起舞」，至《法華》中，迦葉敘昔聞菩薩法遊戲神通，不生一念好樂之心。二事皆是菩薩之法，因何愛惡頓爾相乖？答：應知二心俱是別惑。愛於妙欲即同體思，惡於度生即界外塵沙，如不肖子但愛富貴而怠修學。例《淨名》中斥身子云「結習未盡，華則著身。」畏生死故，五欲得便。既畏生死，乃指塵沙為結習耳。又引《華嚴》無量香雲，即前所明同居橫示實報之相。三、「就中」下，明漸頓淨穢。四、釋寂光，三：初、剋體立名。前三在事，故從居人修斷因果而立土名。此土屬理，故從本體三德為名。問：分證寂光三障未盡，何得一向就理立名？答：障未盡邊，自屬實報。今就因果分忘之處，名為中下常寂光土。二、「諸佛」下，約能居

示相。《金光明》云「如來遊於無量甚深法性諸佛行處，過諸菩薩所行清淨」。無量即寂，甚深即光，法性即常。又《普賢觀》云「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，此佛住處名常寂光。常波羅蜜所攝成處，我波羅蜜所安立處，樂波羅蜜離身心相處，淨波羅蜜滅有相處。」故知此土乃從四德究竟處立，以四彼岸顯於三德，常我即法身、樂即解脫、淨即般若。三德互具、一一論三，故法身等各具四德。雖云三四，實非十二，學者知之，如是方名不縱不橫祕密藏也。三、「分得」下，明分滿淨穢。分得名穢，從證者論；常寂光名，從極理立。三、「故以」下，據義結示。釋題觀字，明圓三觀，至今明宗。初云以心觀淨則佛土淨為經宗致，次即廣明四土淨穢。今乃結云「故以修心妙觀能感淨土為經宗也」。若其不用圓妙三觀感四淨土，則標結文全為無用。釋題三觀，為被何人？為何處用？若謂欲感實報寂光二種淨土須圓三觀，若有餘淨但修體空，若同居淨只用事行不須三觀者，此義不然。偏空體法種種事行，雖是二種淨土之因，非是此經的示宗致。蓋以此經本為韋提厭同居穢求同居淨，故談妙觀觀彼依正，那得輒云感同居淨不須三觀？三觀若成麁垢先落，非有餘淨更生何處？豈有餘淨非妙觀耶？須知正為生同居淨，故說三觀。良由觀妙能破三惑，不獨感於同居淨土，隨其惑斷淺深之處，自然感得有餘等三。如病須藥，本為身安，求得仙方修合服之，不但身安兼能輕骨。身安可喻生同居淨，輕骨可喻感上三土。只是一藥效乃深勝，如一妙觀能淨四土。《起信論》說初心修行大乘正信，懼在此土不常值佛，信心退失，乃教求生極樂世界，令觀彼佛真如法身，畢竟得生，住正定故。非圓三觀，寧照法身？那謂極樂因唯事善？四、論用。宗是自行所修之法，用是利他所施之法。自行趣理故明妙觀，化他攝機合通眾善。他宜妙觀，亦須教修自行助道，豈廢眾善？是故宗用法必齊等，但有自行化他之異耳。文二：初、標名略示。力方有用，故言「力用」。力用何為？生善滅惡也。行者應知體宗用三。別明三法，乃從一性起於二修，體是法身所顯性也，宗是般若能顯智也，用是解脫所起力也。二雖修成，須知本具；一雖是性，全起成修。故非縱橫、不可思議。二德在性，全指惑業，即是性具善惡二修。今體逆修，既全性具，當處融妙乃化他德，故以此二為經宗用。用遍一切，非無惡用，以順性故生善滅惡。故染惡用，稱性用之最能滅惡。「滅惡」下，約義廣釋，二：初、約善惡具明。既施力用，必成功德，是故一用而有四名。偏論滅惡須施功力，偏論生善在於德用，斯是一往。若二往說，力用功德皆能滅惡，力用功德皆能生善。須知滅惡極至阿鼻，生善理合至於妙覺，方是圓經力用功德。二、「苦是」下，就滅惡偏釋，二：初、無惡不除。所言滅惡，須滅惡因方除惡果。如果報

修因二種行人，不除三毒眾苦之本，縱暫免苦，終非永謝。今明化他修淨土觀，則令諸惡因果俱滅。惑縱未斷，生彼不起，斷在不久，故能永滅惡因惡果。以要言之，此經力用滅五住因、除二死果。二、「是故」下，從重別顯。惡之重者莫過五逆，五逆是業，從於上品煩惱而起，招無間苦。此經大力能滅此等極重三障，即生淨土。若此三障性非三德，何能無間轉為極樂？從極鈍根，且論十念生最下品；若從利根，非不能生上之八品。以其五逆體是寂光，故可於此淨四佛土。五、判教相。教是聖人被下之言。相是相狀，覽而可別。上之四義皆是言教，謂詮名教。詮體、詮宗、詮用之教，若以其相而分別之，則令覽者觀之顯了，故約五時、二藏、漸頓而示其相。文二：初、正判所說教，三：初、約五時判，二：初、明教部。於大小乘，此屬大乘。經中亦有頻婆證小，然非此教正所被機。今從正為韋提希等宣淨土觀，尚非通別，豈是小乘？於五時中，是其第三方等時也。二、「赴機」下，明廣略。且辯文相，未論定散。二、約二藏判。約人判法，此屬菩薩。《阿含》等經雖說三乘，從多從正，屬聲聞藏。大乘諸部雖有二乘，非部正意，是故判藏歸菩薩也。三、約漸頓。若約化儀論漸頓者，《華嚴》屬頓，三時皆漸。經在方等，非化儀頓。今經頓者，乃於化法以圓為頓，故就韋提即身得忍判教為頓。且無生忍位，別在初地、圓在初住。別教凡夫經無數劫方至此位，唯有圓教即生可入。若將結益判教偏圓最為明顯，是故今文就其當機證位定之，是頓非漸。二、「題稱」下，傍簡能說人。若四人說，如來印之，亦得稱經。今經始末皆出金口，故稱「佛說」。

◎二、「分文」下，隨經顯義。前取經中名等五義解釋總題。總意雖彰，別文難顯，故須以句節定經文令義顯現。總別雖異、義無兩塗，方知玄義釋此經題，復了疏句不顯他義。分二：初、總別科判。總科三分，別判六章。二、「初證」下，隨科解釋，三：初序分二：初、正信序，即是通序。《大論》云「佛將涅槃，阿難問佛：『 一切經首，當安何語？』佛答阿難：『 應云「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某處某國土，與某大眾」。非獨我法如是，三世諸佛經初亦然。』 」故知六義即是通序，以諸經同故。亦名經前序，付囑令安故。亦名經後序，結集者所置故。今言「證信」者，令聞者不疑故。論第四問曰：何不直說般若，而言住王舍城？答：說時方人，令人信故。言「六句」者，但以詮義究竟為句。如佛但一字，亦名句也。二、初標指六句。「如是標於信」者，《釋論》第二問曰：諸佛經何故初稱如是？答：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、智為能度。如是義者，即是信也。若人有信能入佛法，無信不入。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，信者言是事如是。「我聞異外道」，親承於佛，故曰我聞。

不同外道，不稟佛也。「一時辯息諍」者，謂機熟受道之時，故無諍也。《釋論》云「不應無一時。佛自言：一人出世，多人得樂。是者何人？佛世尊也。」二、「如是」下，隨文釋義，六：初、標信。信名忍樂。理當言善，方忍方樂。理當則不異，名如；言善則無非，曰是。四教言理皆稱如是，而有淺深。若其三藏，唯就世俗論於不異及以無非；通雖即理，但在二諦；別教知中，要先破二；唯圓初心即了諸法一一中實，當處皆如，稱此而談，無非曰是。故圓望三教，皆不如是。此經所信雖未開廢，而所被機不從偏小，故但就圓明於如是，決定可信也。此句既爾，下之五句皆意在圓。故通序文通、其義亦通，而其意別。今以別意釋其通文，故此云也。二、「我聞」下，異外道，二：初、正釋。「有在」者，在於佛也。雖釋我聞，意多明聞。次文明我。二、「我者」下，料揀，二：初、立難。我者，自在及主宰義。凡夫小乘於人法中而著於我，今傳圓觀合順二空，何得言我？二、「隨俗」下，通難，二：初、直通。畢竟空中雖我叵得，此空即俗，諸我宛然。今且約三，分別我相：橫計主宰名為見我、俱生主宰名為慢我、隨世流布即名字我。阿難尊者至結集時，尚破同體見慢之我，豈有界內二種我邪？為傳化故，故順妙俗立名字我。二、「如人」下，舉譬。知無我理，如用金錢。隨俗立我，如易銅錢及草木等。三、「一者」下，辯息諍，二：初、示論釋，二：初、釋一。先約真破，次隨俗立，在文可見。「釋論廣破一異」者，論云「若一與物一、一與物異，二俱有過。問曰：若一，有何過？答曰：若一，瓶是一義。在在有一，處處皆應是瓶，則無衣等諸物。一中之過既然，二中之過云何？答：若一與瓶異，瓶則非一。若瓶與一異，一則非瓶。若瓶與一合，瓶名一者，今一與瓶合，何不名一為瓶？是故不得言瓶異一。」彼文極廣。蓋瓶顯可見，故以瓶喻時也。一則是數，時則是體。若於數體定執一異則諸惑紛然，能離執者則於法解脫。斯乃寄於數體一文，示離著觀，令於諸法皆祛定計，即知六事及以諸文皆須離於一異之見也。二、釋時。此土詮召但直云時，天竺二音，若云迦羅即是實時、云三摩邪即是假時。亦如此間心有二稱，言智是解心、言識是迷心，故令依智不依識也。外人執時以為實因，是故對彼云三摩邪，顯時是假。若內弟子依時而食、護明相等，乃言迦羅，顯時是實。言迦羅短時、三摩邪長時者，若據論文，短時長時並名三摩邪也。謂方時、離合、一異、長短等名字，出凡人著心，是故長短皆假無實。今以短長分對二名者，恐是大師依建立門巧會論意，以依佛制時則生死時短、外道執時則生死時長，既迴論文必有此意。二、「今不」下，明今意。言「不論」等者，今非界內護明相等，故不論實時；又非破外執時為實，故不論假時。長短如

前。但是眾生機熟，佛應說經。機應合一之時，亦是諦智合一之時，故云一時。文但從應，故云「說經」。豈無機感，佛空說法？故佛說竟，韋提悟訖。然一時文義本通深淺，今意別在圓機感佛，故使凡夫頓入法忍。四、「佛者」下，化主，三：初、約異名釋。《大論》第四以四義釋婆伽婆：一、能破煩惱；二、有功德；三、巧分別，能分別諸法總相別相故；四、好名聲，無有得聲名如佛者故。今文略出二義，新云薄伽梵，具六義：一自在、二熾盛、三端嚴、四名稱、五吉祥、六尊貴。以多含故不翻，舊云婆伽婆訛也。二、「佛者」下，約三覺釋。「佛者」下，總示。「既能」下，別示。三、覺。對迷說自、對自說他、對因說滿，一平等覺對三不同，說為三覺。三、「一切」下，約超因釋。一切智故，異外邪癡；無緣慈故，異小自度；三智等故，異偏菩薩；究竟覺故，異諸因位。能異不殊，對所異故。四、種分別。然釋佛義，六即等說其文稍委，故今略云。五、「在者」下，論住處，二：初、釋住，二：初、會在同住。在暫、住久，一往分之，故非盡理。久在、暫住，有何所妨？況靈鷲山，如來應身常在其中，豈得言暫？二、「住者」下，約論釋住。此經云「在」，《大品》言「住」，其義不別，故引彼論住義釋在。分二：初、標列。「四威儀」者，謂行、住、坐、臥。此之身儀皆住靈鷲，而能住法則有四差，即天、梵、聖、佛也。二、「天住」下，解釋。今四住文，乃是盡取論釋住義，是知四中皆明因果，而能住法正在於因。所謂如來以攝物故，示現施戒及十善心，此即佛以欲天之法住王舍城；為物示現四無量心、示三三昧，即梵法、聖法住王城等。此皆如來隨他意住。若隨自意，即以楞嚴至不共等住王城也。故《普賢觀》云「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，此佛住處名常寂光」。釋迦遮那既是異名，王城、寂光畢竟無二，故云此佛住處名常寂光。今之所住是何境界？又應了知，若以人法分於能所，施戒至于首楞嚴等皆所住法，佛為能住。若以王城為所住處，上之人法皆名能住。又據經文但云「佛住」，論應唯就首楞嚴釋；而明前三者，荊谿二解：一、從通以趣別，從廣之狹也。二、將勝以攝劣，佛住王城，必攝欲色及以三乘。佛住既勝，則無法不住；非不住惡，為引物故且從善說。而於善中就世間善，略指定散收一切善，故言天梵。於出世中，略指小大攝一切法，故言聖佛。他人不明能住心法，唯云身住王舍城等，則抑極聖同凡夫住。況復凡聖各各有於能住之法，且如比丘修戒定慧，乃以天梵及以聖住住於房舍。若破戒者，則以地獄住於房舍。其有能修一心三觀，則所住處即空假中。豈非楞嚴為能住法？初心尚爾，如何果佛唯論身住？二、「王舍」下，釋處，二：初、各釋城山，二：初、釋城，二：初、翻梵名。亦名摩竭提，此云不害。

言此國法不行刑戮，其有犯死罪者送置寒林。二、「釋論」下，解釋，三：初、約諸王治化釋；二、「又先」下，約移居免火釋；三、「又」下，約畏罪得處釋。二、「耆闍」下，釋山，二：初、翻名。二、「諸聖」下，解釋，三：初、約聖靈依就釋；二、「又名」下，約山形似鷲釋；三、「又山」下，約鷲鳥棲隱釋。二、「然法」下，總示法應。不言報者，報能冥法，復能垂應。既言法應，報在其中。三身融妙，言且暫分、體常相即。六、「與大」下，列同聞，二：初、標科辯次。二、「聲聞」下，依次解釋，二：初、聲聞眾，二：初、分科示略。二、「與者」下，隨文解釋，二：初、標位，四：初、釋與。與即共義，以七一釋。七種一故，方成共義。若據時判，已屬生酥，且從本說。七在三藏，同感佛時、同鹿苑處、同別脫戒、同一切智心、同無漏正見、同三十七道、同有餘脫。昔同七者，今日同聞。然此觀門，佛將阿難及以目連入韋提希後宮宣說，大眾未聞。至回靈山，阿難具述，方得同聞。二、「大義」下，釋大。華言大者，梵曰摩訶，乃含三義，謂大、多、勝，故須就本三義釋之。大人所歸，德量大故。梵王師陳如、帝釋師迦葉等，通內外典，識解多故。出九十五，知見勝故。皆無疑解脫，故小中極。雖標一大，義必具三。三、釋比丘，二：初、標列六義。因三果三，一一主對。二、「釋論」下，隨要釋三。因三若成，果三自剋。復欲行者効彼修因，故釋因三。三中初乞士，今舉身子答彼淨目乞士之義，須離上下方維之食，常行乞食清淨活命，故名乞士，至果乃成應供德也。二、怖魔。魔主生死，在家受欲增長生死，出家離染趣向無生，是故魔王聞之生怖，染欲破戒魔還快樂，勤修三學果證無生。三、破惡。見思二使共九十八，名惡名賊。修觀推窮名為破惡，證智斷盡名為殺賊。四、「眾者」下，釋眾，三：初、釋通名；二、「一有」下，釋別相；三、「今此」下，明去取。羯磨通凡，故取有羞。今此二僧者，即有羞真實也。論云「是中二種僧，可共百一羯磨，同聞證信」，尚簡學人，前三絕分也。二、「千二」下，列數，二：初、標人合數，二：初、合一千；二、「舍利」下，合二百五十。二、「迦葉」下，常隨所以。二、菩薩眾，二：初、科四文。二、「天竺」下，釋二義，二：初、釋位；二、「文殊」下，翻名。二、發起序，三：初、對辯不同，二：初、泛舉差別。放光，如《法華經》放眉間光，照東方萬八千土也。動地，如《大品》世尊以神通力，大千國土六種震動。微笑，如《報恩經》爾時如來熙怡微笑也。入禪，如《金光明經》是時如來遊於無量甚深法性也。自唱位號，如《梵網經》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臺也。勸人令問，如《涅槃經》普告眾生，大覺世尊將入涅槃，若有所疑今悉可問，為最後問也。然諸經

發起事或兼有之，今且各舉一端，以明發起之相。二、「今經」下，正顯今經，二：初、正顯；二、「何故」下，釋疑。二、「就中」下，總科略釋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「問頻」下，釋，二：初、問答釋疑，二：初、問。頻婆、韋提皆請弟子，赴頻婆請，何故唯遣目連、樓那？至赴韋提，何故如來躬親而往？答：頻婆國父，願聞戒法，可遣人授。韋提國母，機在妙觀，須佛親開。父母之稱，從闍王得。二、「頻婆」下，預翻名字。三、「初段」下，隨科解經。初、正明殺父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「初爾」下，隨釋，四：初、為子幽禁，二：初、隨釋經文，二：初、師資現事，二：初：釋時處標人。經云「爾時」，即當佛在城不遠耆闍山時也。前譯阿闍世為未生冤，今方釋義，處胎之日有冤害相，占者預記，因以為名。二、「隨順」下，明順友造逆，五：初、釋惡友名族。二、「為利」下，釋惡友謀術，二：初：從人學術。阿難親弟，知取通法。自未得通，不知其心，故授與之。二、「心念」下，誘人同謀。作象馬寶，以輪王事誑惑闍世。作抱持等，欲其生愛也。三、「語王」下，明惡友言教正教造逆。我殺牟尼以作新佛，汝殺頻婆以作新王。新王新佛共化世間，不亦快哉。四、「隨順」下，明太子造逆。闍世受教，乃行殺逆。五、「調達」下，明惡友造逆。調達自造三逆成就，復教闍世殺父成就、害母加行。自行教他五逆罪故，生陷泥犁。二、「頻婆」下，父子前因。被殺仙人生惡念故，即來為子，胎中已有害父之怨。二、「如此」下，總結權化。調達、闍世、頻婆、韋提皆是大權，現逆、現順利益眾生。二、夫人奉食。三、聖為說法，二：初、釋目連授戒，二：初、釋疾至。以其宿世事辟支佛，今得神通，疾至王所。二、「授八」下，釋戒相。初開香衣及上高床以為八戒，齋在八外。次合香衣高床為七，不過中食為第八，則齋在八內。法無增減，數有開合，皆名為八戒齋也。二、「富樓」下，釋樓那說法。四、「頻婆」下，法食延壽。二、「次害」下，明欲害母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「初闍」下，隨釋，四：初、為子幽閉，三：初、欲害母，三：初、王問在不。二、「守門」下，以事實答。三、王聞瞋怒，二：初、消經文。二、「應殺」下，釋妨難。二、「劫初」下，二臣諫，三：初、釋勸辭；二、「以手」下，釋勸相；三、「驚怖」下，明從勸。三、「勅語」下，勅幽閉。二、「韋提」下，因禁請佛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「韋提」下，隨釋，二：初、請人。一是門師、一是佛侍，先常教誡，故偏請二人。既在深宮，故請二人，不敢偏一。欲傳我意請佛宣說生淨土因，請人之意也。◎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三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四

宋四明沙門知禮述

◎二、「悲泣」下，請式。科云「請法」，即法式也。三、「世尊」下，因請往赴，二：初、分科。「勝鬘」等者，勝鬘夫人也，即舍衛國波斯匿王女，末利夫人所生，為踰闍國妃。其後父母遣書云「佛出我國，神通自在，普益眾生。」勝鬘執書，對使說偈云：「仰惟佛世尊，普為世間出，亦應愍我等，速來至此處。」即說此偈時，佛於空中現。復說偈讚云：「如來妙色身，世間無與等」等。今韋提哀請，佛即降赴，其事相類，故云「不異」。二、「知韋」下，隨釋，五：初、神通，二：初、消文。如來之心寂而常照，無數河沙世界眾生若干種心悉知悉見，非同小聖作意方知。他心及以身如意通，皆無記通也。二、「問前」下，釋妨，二：初：出妨。此難重出，問不異前，答不同彼。言二解者，一滅即今嫌佛之惡，二生以後行法之善。何以故？若佛入彼頻婆之室，即令世王謂佛朋父，還謀國政，怨嫌既重，後不行法，故不窮往。母無斯事，故佛親赴。二、「時韋」下，色身。三、「坐百」下，坐座。四、「目連」下，眷屬。五、「普雨」下，雨華。四、傷歎請法，二：初、分科。「今向世尊下，明請往生之因」者，即二意中第二請示往生淨土之因。經云「唯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處」文也。「初明供養問往生因」者，即第一意問往昔生中，何罪為因，生此闍世惡逆之子。應知此二，語同意別。分二：初、「我有」下，供養問往生因。經「自絕瓔珞，舉身投地，號泣向佛」，即三業供養。絕瓔投地是身，號泣是口，以二顯意。闍世之因已略如前，疏今但出調達之緣。二、「濁惡」下，正問生處。二、「今向」下，請往生因。

第二、正說分，二：初、泛科懸解，二：初、科三段。二、「如來」下，解初文。二、「初放」下，重科廣釋，二：初、總別分科。「酬前生處」者，前韋提請云：「惟願為我廣說無憂惱處。」佛今放光照其淨土，令彼見之，以酬前請。「酬前淨業」者，前請云：「惟願教我觀於清淨業處。」今示三種淨業、十六妙觀，即教彼觀淨業處也。「近答」等者，以韋提希於酬生處中因光見土，乃再請云：「教我思惟、教我正受。」此在正宗，故云近答。若酬序中所請，即是遠答。二、隨科解釋，二：初、酬二問，二：初、酬前生處，二：初、答其生處，三：初、「爾時」下，放光普示；二、「或有」下，示土差別；三、「時韋」下，的示生處。二、「思惟」下，見土更請因。此請淨土正助二因。初、教我思惟。若

不思惟，不成願樂。有願之思，乃成業因。「惟願世尊教我修於淨土」願思，令成業因。此請事善助道之業也。次「教我正受離邪倒想」。領納所緣名為正受。此請世尊教我修行淨土觀法，即正觀也。二、「微笑」下，酬前淨業，二：初、總別分科。「初業共凡夫」等者，今三種福是圓助道，與正觀合，皆如來行，故云「三世諸佛淨業正因」。但以三種有通有局，初孝養等通於大小及以博地，故云「初業共凡夫」。次歸戒等唯通大小，凡夫無分，故云「次共二乘」。若菩提心等專在大乘，不通凡小，故云「不共之法」。二、「何以」下，隨科解釋，二：初、三種淨業答思惟，三：初、正明淨業，三：初、光照頻婆得道，二：初、釋微笑，二：初、問。二、答，二：初、「解有」下，答放光。「觀法得果」者，無生法忍是圓三觀習果故也。二、「微笑」下，答微笑。惡業之報害命縶身，而為獲果及淨土緣。如來心了善惡因果交互萬差，欲表內心，是故微笑。二、「阿那」下，釋阿那含。二、「去此」下，舉果勸修因，二：初、問。大本小本俱云「極樂去此十萬億剎」，剎即大千，故云「河沙何言不遠」。二、「解云」下，答有二意。初以佛力故，令修觀者欲見即見，故此文云「汝當繫念諦觀彼國」，故知佛力加欲見者令觀成見。後文云「一切眾生觀於西方極樂世界」，以佛力故，當得見彼清淨國土。故《般舟》見佛而論三力：一佛威力、二三昧力、三行者本功德力。次意即是光中現土，即目覩見也。其二種見皆由感應，雖遠而近。然若心性不具塵剎，則佛無應現之理、生無感見之功，故此經談是心是佛。觀迷此意，則非妙宗。三、「第一」下，正示往生因，二：初、正示，三：初、共凡夫業。此經正被頓修之機，雖修佛行，父母師長豈不孝事、輪王十戒豈不止行？但能修之心一一稱性，何妨所修慈孝之善共於凡夫。二、「第二」下，共二乘業。圓頓行者豈違小乘出家之式？三歸眾戒威儀等事，但受持之心合於一體、依於畢竟，而所行之法共於二乘。三、「第三」下，大乘不共業。依無作境起無緣誓，名發菩提心。實相不二而二，立因果殊；二而不二，始終理一。信此因果，方名為深。讀誦大乘、修三智解、運圓乘行，以此解行教其行者，名為勸進。此三種業，得前前者不得後後、得後後者必得前前，故今行人能修前二、前二不能修於大乘，故云「餘二不及是言大乘」。二、「佛告」下，結歎。既是佛業，驗是圓修，故《大經》中復有一行，名如來行。雖云一行，而具五行。今亦如是，雖是佛業而具三種。二、「諦聽」下，歎其所問。「諦聽」等者，諸經誡聽皆有此語，莫不令人生於三慧。而須按教明慧偏圓，能聽所聽、能思所思、能念所念。若作生滅解者，即三藏三慧。無生解者，通教三慧。無量無作，別圓可知。今令韋提等生圓三慧，

若不爾者，安能此座即證法忍？三、「即得」下，略付阿難。經「如執明鏡」等者，觀法如鏡、修之如執，觀成土現，如見面像。是知外有三種淨業、內備十六妙觀，乃得見也。此雖略付淨業，意說妙觀。「初住初地」者，圓住別地俱破無明，是無生忍位。《妙玄》一實位云「若入初住，正破無明，是明圓教無生忍位」，今意在圓。引仁王五種忍位者，用顯無生居三忍上。若依別教，十信伏忍、十住信忍、十行去順忍、十地無生忍、妙覺寂滅忍。若約圓位五品伏忍，六根清淨信順二忍，初住至等覺名無生忍，妙覺名寂滅忍。然別初地即圓初住，故引《仁王》以證今位。行者應知，如來將說十六觀法，預彰所說是圓妙觀，故云一切眾生觀於極樂，觀成即得無生法忍。是故韋提聞說十六，隨語觀成，說訖即證此之妙位。經示此觀是取初住徑捷之門，故不可云想事而已。二、「初明」下，明十六妙觀答正受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「汝是」下，隨釋，二：初、明韋提見土之由。經「未得天眼」等者，問：阿那律天眼最勝，但見大千；豈有得天眼者越十萬億土見安養乎？答：此語未得分真菩薩天眼，非二乘也。故《大經》二十二云「菩薩所得清淨天眼，異於聲聞緣覺所得。」以是異故，一時遍見十方世界現在諸佛。《大論》亦同此說。「韋提實大菩薩」者，此顯韋提本住法身，為欲發起淨土觀法故示同凡。「此會即得無生忍」者，即者方將也。此會聞觀將證法忍，非謂前文說無生忍是韋提證。前文乃是通說未來眾生修十六觀能得無生，人見示同凡夫之言，便謂前文是韋提證。須知即得，非已得也。既云實大菩薩，乃是久證無生，如來據迹言是凡夫心想羸劣。劣想凡夫修之得忍，顯茲妙觀能革下凡頓成圓聖。「異方便」者，十六觀法奇異方便也。故《起信論》云「修多羅說有勝方便，繫念極樂令生彼國」。「非直觀名方便」者，謂彼依正有二方便，能令此土凡夫得見。一者修觀正受方便，令心眼見。二佛神力示現方便，能令目擊。既得見之由有其二種，故云非直觀名方便。佛力令見，亦是方便。韋提乃得二種之見：一者將有隨文作觀之見，二者已蒙佛力示現見也。故云「韋提見土之由」。二、「韋提」下，為未來請見土之法，二：初、請。韋提先領，示現方便而為請由。是故經云「如我今者以佛力故見彼國土」，然復正請觀法方便，乃以眾生而為請緣。故經云「若佛滅後諸眾生等，濁惡不善五苦所逼，云何當見極樂世界」。五苦者，疏有二釋：初、以五道非樂釋。二、以五罪招報釋者，地獄燒煮苦、餓鬼飢虛苦、畜生屠割苦、人間八種苦、天上五衰苦。次釋者，聖意多含，更明五惡招於二報。名出大本《無量壽經》，今云「大經」是也。疏文先列三五之名。次、「五惡」下，釋出三五。殺至飲酒，五惡因也。「如大經」下，釋五痛即華報也。「五燒」下，

釋五燒即果報也。然其二報並無五相，各稱五者，皆從五種惡因而立。故彼五文，後皆結云「是為一大惡一痛一燒」，乃至總云「五大惡五痛五燒」，故知二五皆從因立。二、答，二：初、列觀分科，二：初、列觀。《義例》云「夫三觀者，義唯三種：一者從行，唯於萬境觀一心。萬境雖殊，妙觀理等，如觀陰等即其意也。二約法相，如約四諦五行之文，入一念心以為圓觀。三託事，如王舍耆闍名從事立，借事為觀以導執情，如方等普賢其例可識。」問：今十六觀於三種中屬何義邪？答：既不撮乎法相入心成觀，信非附法。又非借彼事義立境立觀，驗非託事明矣。如來直談十六觀行修證之門，正當從行也。問：《義例》三種皆是理觀，今之十六歷依正事，何預三種邪？答：託事、附法二種三觀有事有理，且置未論，從行三觀以何義故不得歷事？既言從行，必四種行。常坐一種縱直觀理，餘三三昧豈不兼事？如般舟三觀歷念佛事，方等三觀歷持呪事，法華三觀歷誦經事，請觀音三觀歷數息事，覺意三觀歷三性事。此等歷事若非從行，攝屬何邪？般舟三昧初觀足下千輻輪相，次第逆緣至肉髻相，彼觀相時即用三觀。彼是從行，今那獨非？況《義例》云「唯於萬境觀一心」，豈今依正不唯一心？經文具列十六境相，大師但於首題示圓三觀，令將此觀觀十六境，正是萬境雖殊妙觀理等。又今三觀并諸歷事三觀，若非從行等者，那云三觀義唯三種？問：今經但於像觀示云「是心作佛是心是佛」，諸文皆無觀理之語，則知佛外皆是事觀。縱將此義例觀十五，斯是行人用理觀意。據經現文，但是事觀。答：若自依經修觀入證，何須四依解說經意、製立觀法？大師深得佛旨，故於首題以妙三觀釋能觀觀、以妙三身釋所觀佛，而云「觀雖十六言佛便周」。今依大師用三妙觀觀十六境，豈是行人自用觀意？應知四種三昧無不於事觀三諦理，但《般舟》等依定散善事，覺意縱任善惡等事，是故偏得歷事之名。若常坐等直於三道之事而觀三諦，不兼修善及縱惡事，故受理名。今經觀法豈可異於四三昧邪？故知十六正是從行、歷事、觀理也。應知十六皆用三觀為想相之法，三觀微故且觀落日及以清水，三觀漸著乃觀地、樹、座像、佛身，下去諸境皆須三觀。二、「就十」下，分科。以十六觀，三類分之。六屬依報者，日標送想之方、氷表瑠璃之地。雖此土物，意顯彼邦，是故六觀皆彼依報。七屬正報者，座為三聖親依、像類三聖真體，是故七觀皆名正報。三輩之人自此之彼，修因託質事相不同，是故此三自為一類。二、「第一」下，隨科解釋，三：初、六觀觀依報、六：初、日觀，二：初、立意分科。先作日觀，意令繫心。凡心暗散，何能明見淨土妙境？故令專想落日之形。一事繫心想之不已，其心則定。心若靜細，種種觀法皆可造修。繫心之法須落日者，欲令定想趣於

西方，是向彌陀所居處故。二、隨解釋，二：初、「佛告」下，總勸修觀。經「韋提希汝及眾生」者，韋提希等是現在機，一切眾生是未來機，故知修觀不專佛世。況復韋提是發起者，正為今人請正受法，是故我佛勸眾生修。修法如何？專繫一處所謂西方。二、「云何」下，正明日觀，三：初、舉所觀境。經文意者，謂昔曾 見者或現前見日欲沒相，為所觀境。蓋以此觀所被周遍，唯除生下雙目俱盲，既不識日故莫能想。若曾 有目，即今盲者亦可修之。況現有目，見日分明，修之越易。即以所見落日為境，想之令起觀中之日。二、「當起」下，正教觀察。釋題觀字明妙三觀，題目是總、經文是別，豈不以總而貫於別？今想落日，而能想之觀隨解而進。三藏事定，能想所想無非生滅。通教事定，能想所想皆如幻化。別知能想元是佛性。於想能所次第觀中，圓人妙解知能想心本具一切依正之法。今以具日之心緣於即心之日，令本性日顯現其前，斯乃以法界心緣法界境，起法界日。既皆法界，豈不即空假中？圓人六根常所觸對，尚須念念即空假中，豈今修觀頓廢此三？此猶總示。若別論三觀成日功者，以根境空寂故，心日無礙；以緣起假立故，累想日生；以其心日皆法界故，當處顯現。此之三觀同在一心，非一非三而三而一，不可思議。以其圓人凡修功行皆悉如是，若不爾者非是圓人修事觀也。通人必以如幻之心修諸事定，以驗圓人用即中心成其事觀。既以妙心觀於落日，此心堅住，能於本性顯現日相，不唯閉目能見、開目亦皆明了。若如此者，則日觀成也。疏出二義，二：初、「教令」下，除疑。《大本》下卷云「若有眾生以疑惑心，修諸功德願生彼國。不了佛智，修習善本願生其國。此諸眾生，生彼宮殿，壽五百歲，常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見僧。於彼國土而受胎生。」此人宿世無有智慧，疑惑所致，乃至生彼宮殿，無有一念惡事，但於五百歲中不見三寶。「故作此觀令除疑惑」者，經云「不了佛智則生疑惑」，疏云「故作此觀令除疑惑」，即顯此觀能了佛智。若其不用一心三觀觀落日者，則迷佛智，那名此觀能除疑惑？日觀既爾，餘觀例然，故知大師依乎佛智立今觀法。然十六觀屬頓教故，原始要終皆用佛智。若凡小善乃於臨終迴向佛智，作眾惡者須依佛智求滅罪障，此等亦名了於佛智不生疑惑。既有乘種生彼，速得見佛聞法預於海眾，不生邊地及胎宮也。二、「障者」下，滅障。即五逆重罪也。彼經散善力弱，故逆謗不生。故彼經云「若有眾生聞其名字信心歡喜，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，即得往生，住不退轉；唯除五逆誹謗正法。」若依今經修正觀者，下至日想，即能滅除五逆重罪。是知逆罪得生，必由修觀。「下輩自論」者，下品下生觀云「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」，今言「六十」者，恐「六」字誤。問：既用法界以為心境顯法界日，令閉目開目

常得見日，即是觀行見法界理當中三品。今何判位在名字初，屬下下品？答：理觀事定相，即修者心雖不二，事雜凡情，故未伏惑，事定可成。理觀忘情，伏惑方發，故別惑初伏名觀行位見法界理，深伏乃名相似位見，分斷方得真見法界。今之行者觀日觀氷及觀瑠璃，雖用法界心境而觀，而惑全未伏、凡情尚濃，方得名字見法界日，非觀行位。作此判者，蓋約鈍根，於日等觀且得定心假想之益，故在名字也。若利根者，法界日顯，便能圓伏及任運除二種麁惑，豈非日觀歷九品邪？問：今用理解想日現前，縱未斷惑事定已成。據下經說「下下品人以苦逼故不遑念佛，但十念頃稱彼佛名」，心雖相續，終不可類見日定心。因何同在第九品位？答：彼由造逆及作眾惡，臨終苦逼，得遇善友為說妙法。雖不能念彼佛三身，怖地獄故，苦切稱名具足十念。既絕後惡，即乘此念託彼蓮中，名下下品。今論始行，樂習三昧親善知識，聞法了心本具淨土依正諸法，標心具修十六觀法，故先觀日令心堅住。望後諸觀，此當末品。彼人雖即不成事定，而能十念稱佛不散，亦為定攝，復兼臨終勇決之力，故得預於第九品也。是故行相雖少不同，品位無別。三、「是為」下，結。

二、水觀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隨釋，三：初、舉所觀境。即以曾見大陂池水為所緣境。二、「見水」下，正明起觀。既稟圓宗，知能想心具七大性，故以具水之心託彼即心之水，觀於本性令水現前，并及諸相皆於心性觀令顯現。經文為四：初、作水想。妙心既運，性水即生，專想澄清，令心不散。二、「既見」下，變水成氷。性具之法轉變自由，故可令水而作堅水。三、「見氷」下，變氷為瑠璃。氷想若成，瑠璃可識。四、「此想」下，觀瑠璃成地。心藏具法，有何邊涯？無妙觀緣，隱而不發。今依佛語順性想之，寶地光明種種奇相隨心出現。此自六段：初、成地瑩徹。二、「下有」下，寶幢光明。三、「瑠璃」下，地上莊嚴。四、「一一」下，寶光樓閣。五、「於臺」下，華幢樂器。六、「八種」下，風樂演法。疏「實無時節」等者，《大本》云「彼無四時，不寒不熱。及無日月，常有光明。」寄於此土四方四維有八種風，故亦順此對有八風。然彼八風，不同此土令物生長及以衰落，但鼓自然之樂、演乎妙法之音耳。三、「是為」下，結。

三、地觀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隨釋，四：初「漸想」者，轉於氷想用表瑠璃，雖復觀地種種莊嚴，未稱彼佛勝應所居。良以三觀尚微，猶兼假想，故於彼地名為粗見。二、「若得」下，實觀。妙觀功著三昧有成，見彼勝身所依之地，莊嚴之相豈可具陳。應了同居橫具三土，其相非少。如諸經說，凡小善行迴向求生，縱依大乘仍是散善，故感養淨相猶劣。若今頓教心觀妙宗，所見淨相永異他

部。如修妙觀於同居穢，尚見尊特及實報土，豈淨同居身土一槩？故今地想妙三昧成，見莊嚴事不可具說。三、「佛告」下，明利益。疏云「前水是想」者，蓋託此方水成氷事表彼寶地，但是假想，故名粗見。今成三昧，實見彼地，則名實觀。言假想不能滅罪，斯是大師順經策進，令其行者速成三昧；非是假想全不滅罪。何以知然？日觀尚類下品下生滅罪之數，豈粗見地全不除愆？四、「作此」下，顯邪正。觀與經合則稱性見，名為正觀。見相乖經是發魔事，故名邪觀。下去皆然。◎

◎四、樹觀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隨釋，三：初、結前生後。二、正明觀行。問：日觀水觀皆先立境，地樹等觀何不云邪？答：別論水日有曾 見相，可指為境；地樹已下非曾 覩對，將何為境？若通論者，皆得有境。何者？諸觀皆用教所示相，憶持在心為所緣境，仍了能觀本具此法，託境想成令性具法發明心目，是故心觀及所發相一一皆三。故知通論皆得有境。此文為五：初、「觀寶」下，樹體者下之莊嚴及生法等，皆是能依。今一一樹八千由旬，即所依體。二、「一一」下，莊嚴相。瑠璃，具云吠瑠璃邪，此云不遠，謂西域有山去波羅奈城不遠，此寶出彼，故以名之。玻瓈，正云窣坡致迦，其狀少似此方水精，然有赤白者。三、「諸天」下，明生法。生即眾生，諸天童子也。以生對諸莊嚴之事，皆稱為法。釋迦毘楞伽，此云能勝摩尼，正云末尼，此翻離垢，言此寶光淨，不為垢穢所染。又翻增長，謂有此寶處必增其成德。舊云「翻為如意隨意」，此皆義譯也。色中上者，謂摩尼之光間雜眾寶，色像殊妙最上無過也。閻浮檀金，閻浮具云染部捺陀，此是西域河名，近閻浮捺陀樹，其金出彼河中。此則河因樹立稱、金由河得名。如帝釋瓶者，帝釋具云釋迦因陀羅，此云能主，言其能為天主。言瓶者，《釋論》第十五云「有人常供養天。其人貧窮，一心供養滿十二歲，求索富貴。天愍此人，自現其身而問之曰：『 汝求何等？』答：『 我求富貴，欲令所願皆得。』天與一器名曰德瓶，而語之言：『 所須之物從此瓶出。』其人如已，應意所欲無所不得。」今此妙華涌出諸果，如彼天瓶出種種物，故以喻之。四、「有大」下，現佛國。非獨現一大千，十方佛剎亦於中現。樹觀若發，轉觀佛土亦應不難。五、「觀見」下，結觀。雖因光蓋見十方土，然從樹起，故須結末而歸其本。三、「是為」下，結。此乃結樹當第四觀。

五、池觀，二：初、疏科。二、釋經，五：初明池體，體義同樹。二、「一一」下，明池相。支派金渠、底沙蓮華，皆是八池奇妙之相。三、「其摩」下，明隨心。論其寶水稱適人情，自然上樹然後流下。故《上生經》明兜率宮有水遊梁棟間，與此同也。四、「其

聲」下，明利益。即水聲說法增人觀慧也。苦空等是說小，諸度相好是說大，又讚念佛法僧則令人深觀三寶也。說法既分大小，驗此三寶亦讚別體同體之殊。《涅槃經》中瑠璃光菩薩欲來此土先放光明，非青現青。文殊言：此光明者即是智慧。大師引此立有分別色，若心若色唯是一色。今水聲說法、光明化鳥，豈不彰於有分別色，色能造心、色具於心，唯是一色耶？須知萬法唯心，尚兼權教他師皆說，一切唯色但在圓宗，獨從吾祖以變義兼別具唯屬圓故。五、「是為」下，結觀。疏釋八德而對五入，并前說法即聲入也。雖成六入，無非妙境，故令行者速證無生。

六、總觀，二：初、疏科。二、經文，四：初、明總觀，二：初、觀寶樓，二：初、「眾寶」下，正明觀樓。二、「其樓」下，二處樂聲。即樓中天作及空裏自鳴，此樂音中皆詮三寶微妙觀門。二、「此想」下，結成總觀。最初繫念且寄此土，落日及氷以為方便，次觀彼國地樹池樓。應知此四，得後後者必得前前，故樓觀成四事都現，是故至此得總觀名。雖云總見，若望後觀，此猶約略，故曰粗見。二、「是為」下，結。三、「若見」下，明利益。除無量億劫極重惡業者，華座中云除五萬億劫罪，前地觀除八十億劫。然其滅罪多少之數，皆是佛智如量言之，非是初心所能思議，但可信奉而已。四、「作是」下，顯觀邪正。

二、七觀觀正報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隨釋，四：初、勅聽許說。二、「說是」下，佛現身相。三、「時韋」下，為未來請。四、「第四」下，酬請廣明，二：初、別從酬請列五。韋提因覩三聖乃為未來請三聖觀，如來酬請須示五門。何者？既欲觀佛，佛必坐座，故先觀座。又真佛難觀，要須想像使心流利，是故答三陳茲五觀。而獨標佛者，以主包徒也。二、「初華」下，通就所觀釋七。具論正報，須依前科照於七境。文七：初、第七華座觀，二：初、疏科。二、經文，五：初、成座法用及辯相。子科分二：初、「佛告」下，明法用。謂觀法之用也。以由理具方有事用，能想之心何法不具？依聖言境就性而觀，華座莊嚴不現而現。二「令其」下，辯相。即法用所成華座眾相也。文四：初、華色數量。二、「一一」下，華間殊光。三、「釋迦」下，華臺寶網。甄叔迦者，此云赤色。西域有甄叔迦樹，其華赤色、形大如手。此寶色似此華，因以名焉。四、「於其」下，寶幢莊嚴。須彌山者，此云妙高，亦曰安明。夜摩天者，具云須夜摩，此云善時。以彼天光明，無晝夜之別，故曰善時。應知能觀三觀轉深，所發勝相漸大。如前寶樹止高八千由旬，今之華座臺土寶幢自如萬億須彌。驗其座體極為高大，故知妙境隨觀增明矣。二、「一一金色」下，明能隨機利物。座觀若成，十方佛事隨觀皆覩。三、「是為」下，結觀。四、「佛告」

下，明由願力成。彼佛因中作菩薩比丘名為法藏，於世自在王佛所發四十八願，取此淨土攝諸眾生。今願力成，故令所依華座若此。五、「若欲」下，明未來利益。

二第八、佛菩薩像觀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「法界」下，隨釋，三：初、泛明諸佛法身從心想生。欲想佛身須知觀體，體是本覺，起成能觀，依體立宗斯之謂矣。須知本覺乃是諸佛法界之身，以諸如來無別所證，全證眾生本性故也。若始覺有功，本覺乃顯，故云法身從心想生。又復彌陀與一切佛，一身一智應用亦然。彌陀身顯即諸佛身，諸佛相明即彌陀體，是故泛明生諸佛身以為觀察。彌陀觀體，疏約三義釋此經文。初、釋初八句，二：初、約感應道交釋，二：初、明佛入生心。報佛法性身者，滿足始覺名為報佛，究顯本覺名法性身。始本既冥能起應用，然須能感應方現前。今論三觀淨心念佛，方名能感，故云「眾生心淨法身自在」。此二道交，是為入義，復以白日升天喻始合本，影現百川喻應入淨想。二、「即是」下，相隨物現。「三十」等者，牒經「是故汝等」已下文也。「明佛」下，釋義。由法報冥故應用自在，有淨心感悉能示現。前明佛菩薩者，即指諸佛是法界身之文也。而言菩薩者，以法界身通分證故，故兼菩薩意。明前雖顯示法身入心，未明隨觀現身之相；今明觀佛相好，佛以相好隨心觀現，故云「此顯能隨」也。二、「又法」下，約解入相應釋。前明感應道交，恐謂佛體異眾生體，感召方入。今祛此見，故云「佛身無所不遍」。既法界無外，豈少異眾生？若爾，佛體本遍，全是眾生色心依正。何故經云「入眾生心」？然雖全是，而眾生迷背，是故佛體成出離義。今得觀解契合佛體，是故佛體入觀解心，故得名曰「解入相應」。斯乃始覺解於本覺，是故本覺入於始覺。問：解入相應釋之方的，此義即足。何須前約感應釋邪？答：今之心觀，非直於陰觀本性佛，乃託他佛顯乎本性，故先明應佛入我想心，次明佛身全是本覺。故應佛顯，知本性明，託外義成，唯心觀立。二、釋相假是今觀門，故感應釋闕之不可。二、「是心」下，釋中二句，二：初、作是別明，二：初、約能感能成釋作。作有二義：一、淨心能感他方應佛，故名「是心作佛」。言「佛本是無」者，法身妙絕無有色相，迭相見故。「心淨故有」者，眾生淨心依於業識熏佛法身，故見勝應妙色相也。二、三昧能成己之果佛，故云「亦因」等也。復名是心作佛，初作他佛、次作己佛。二、「是心是」下，約即應即果釋是。是亦二義：一、心即應佛，故名是心是佛。「向聞」等者，佛體無相，心感故有，是則心佛及以有無條然永異。經泯此見，故言心是應佛、心外無佛。二、心即果佛，故名是心是佛，即亦無佛之因一句也。既心是果佛，故無能成三昧之因也。眾生心中已有如來結加

趺坐，豈待當來方成果佛？初是應佛、二是果佛，此乃消釋經疏之文。若論作是之義者，即不思議三觀也。何者？以明心作佛故，顯非性德自然有佛。以明心是佛故，顯非修德因緣成佛。應知外道諸句、三教四門所有思議，不出因緣及自然性，故《佛頂經》明乎七大皆如來藏循業發現，一一結云「世間無知，惑為因緣及自然性，皆是識心分別計度，但有言說都無實義。」彼云世間，該於九界。今於一念妙觀作是，能泯性過。即是而作，故全性成修，則泯一切自然之性。即作而是，故全修即性，則泯一切因緣之性。若其然者，何思不絕、何議不忘？既以作是絕乎思議，復以作是顯於三觀，以若破若立皆名為作，空假二觀也；不破不立名之為是，中道觀也。全是而作，則三諦俱破、三諦俱立，名一空一切空、名一假一切假也。全作而是，則於三諦俱非破非立，名一中一切中也。即中之空假名作，能破三惑能立三法，故感他佛三身圓應，能成我心三身當果。即空假之中名是，則全惑即智、全障即德，故心是應佛、心是果佛。故知作是一心修者，乃不思議三觀。十六觀之總體、一經之妙宗，文出此中，義遍初後。是故行者當用此意修淨土因，不可不知，故今略釋。二、「始學」下，作是共釋，二：初、約始終釋。若論六即，皆作皆是；今辯修證，作、是須分。始則名字觀行相似三位，修而未證，故且名作。終則分證究竟任運真覺，得名為是。意存揀濫，故有此釋。二、「若當」下，約當現釋。以現釋是、以當釋作，為令即心見佛法體，以此現因而證當果，故以心佛同體名心是佛，觀生彼果名心作佛。意在即心念佛及令慕果修因，故有此釋。三、「正遍」下，後二句。三智融妙名正遍知，無量甚深故喻如海，斯乃究竟圓明大覺，與我心體無二無別。今依頓教，即三惑染修圓淨心，能生諸佛正遍知海。此約他釋心生也。若依此心能成當果，此約己佛釋心生也。二、「多陀」下，偏觀彌陀并示觀法，二：初、令偏觀。經「是故應當」者，上已明示心感諸佛、心即諸佛，以是義故，知可即心而觀彌陀。心尚能作諸佛，豈不感於彌陀？心尚即是諸佛，豈不即是彌陀？應知彌陀與一切佛不多不少，諸佛乃即一之多、彌陀乃即多之一。「一心繫念諦觀彼佛」者，即一心三觀也。但云諦觀，那云三觀？以所觀境列三號故，顯於能觀知是三觀。何者？多陀阿伽度，此云如來。阿羅訶，此云應供。三藐三佛陀，此云正遍知。此之三號，即召三德。今就所觀，義當三諦。正遍知即般若，真諦也。應供即解脫，俗諦也。如來即法身，中諦也。以三德為三諦，三一圓融不一不異。此諦與觀名別體同，絕思絕議。此乃復見彌陀觀體，當以此觀觀像觀真。疏釋三號，其文可見。問：像觀文中示心作佛、示心是佛，復以三號顯於三諦，妙觀既立，可用此法觀下諸境。其落日觀至華座觀，

佛既未示三觀之式，何得行人預用茲觀？答：佛對當機示觀前後，全由聖意非凡所知。滅後之人欲修觀行，所用法則須憑四依。大師釋題能觀之觀既論三觀，題目是總、經文是別，豈不以總而貫於別？況云觀佛，十六俱包。今依天台修習教觀，不憑智者更託何人？如《般舟》三觀妙門、《普賢》六根悔法，皆於定內見聖方宣。而大師教人，預習精熟方入道場，何不疑之？那獨責此？且稟斯宗者，若聞若思不離三觀，須於動靜用空假中立一切行。若其然者，今何不用空假中心想乎日氷及地樹等種種相邪？如心想日，以何力故日想現前？《般舟經》云「我所念即見心作佛，心自見心。心者不知心，心有想則癡、心無想則泥洹。」彼經初心以佛相為境，故言心作佛等。今之初心既先觀日，豈不得云心作日、心自見心等耶？《止觀》以彼經此文示於中觀，中觀若立三觀自成，如此觀日方依此疏修日觀也。況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何得依報非佛法邪？二、「想彼」下，示觀法。子科分經為四：初、觀佛像，二：初、正明像觀。既是具足三號之像，理合於像照空假中。如見此方泥木之像，尚須體達性若虛空，三身宛然、四德無減。觀中寶像豈可不然？若於像觀不達三諦，次觀真佛寧見三身？二、「見像」下，因像見土。像觀既成，心眼開發，廣見依報地樹諸相。應知樹等出過前樹無數倍也。何者？以今寶像必稱華座，座像高勝樹合覆之，皆由妙觀轉深，故使所觀愈勝。二、「見此」下，觀二菩薩。三聖設化，動靜必俱，一主二臣非並非別表乎三法。三一妙融，真身既然，像合相似，觀二足佛令妙觀成三。三、「此想」下，像放光，二：初、明光照諸樹。二、「一一」下，明樹皆三像。四、「此想」下，行者聞法，二：初、明因定聞。二、「行者」下，明與經合。此文疏有二釋：初須定與教合，二須散與定合。初義者，謂出定憶持。定中聞法，須與經中所說符契，故云「令與教法相應」。次意者，謂心雖出定，對彼五塵須息愛憎，淨乎身口三業。若爾，雖不住定亦聞法音，故云「出定入定常聞妙法」。言「與十二部經教合」者，以十二部總稱修多羅，同名為經。三藏分之，經詮定學、律詮戒學、論詮慧學，故名經為定。與修多羅合，是與定合。經若不合名妄想者，若定不合經、若散不合定，皆是發於魔事，全非像觀禪定，故名妄想。若已合名麁想見極樂界者，謂以經驗定無差、出定與在定相似，得名麁想見彼國界。問：見此妙事，那名麁想？答：以像望真，須分麁妙。此想乃是佛觀方便，豈可全同真佛觀邪？三、「作是」下，明修觀利益。像想若成，真觀可獲，故於現身得念佛三昧。◎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四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五

宋四明沙門知禮述

◎三第九、佛身觀，二：初、分科。「真法身」者，前觀寶像則似佛身，今對彼似故名為真。然此色相是實報身應同居土，亦名尊特亦名勝應，而特名法身者，為成行人圓妙觀也。良以報應屬修、法身是性，若漸教說，別起報應二修、莊嚴法身一性；若頓教詮，報應二修全是性具、法身一性舉體起修，故得全性成修、全修在性，三身融妙、指一即三。問：既言指一即三，但名為應自攝二身，何故疏文立法身稱？答：若言報應，恐濫別修歸於別教。今以報應名為法身，即顯三身皆非修得。故今家生身、應身、報身、法身，對藏、通、別、圓。行者應知，圓宗大體非唯報應稱為法身，亦乃業惑名為理毒，三觀十乘名性德行，慈悲與拔性德苦樂。今之勝應稱為法身，顯示妙宗其旨非淺，須祛滯想方見旨歸。二、隨釋，五：初、明結上。二、正觀佛身。既指報應名為法身，即顯彌陀三身具足。既為妙境，但是法身行人心觀。即空假中，空假是二修，中觀是一性。修性冥妙三觀圓融既為能觀，但是般若境觀相契見尊特身，雖具三身但名解脫。此則以三照三故發現三，合此三三只是一三，三不定三同在一念，一念無念三三宛然，如此方名修心妙觀，此觀能令四土皆淨。若不爾者，非是頓教所詮妙觀。當以此觀觀彌陀身。子科分經為三：初、「次當」下，總標略列。二、正觀佛身相，四：初、「阿難」下，觀身色。二、「佛身」下，觀身量。疏釋分二：初、略消經文。二、「眼如」下，商較分量，二：初、以眼度身。二、定經斥譯。三、觀身光。然觀色量及相好光明，皆須用前是心作佛、是心是佛而為觀法。以心作佛，故能觀所觀破立宛爾，破則三惑三智皆蕩、立則三諦三觀皆成。非此破立，則非淨心作佛義也。以心是佛，故忘能忘所非破非立，作是一念遮照同時。此則即觀無觀，用無作行修念佛定。此法乃是觀佛要術，今若不用，宣示奚為？此術不施，勝相不發。觀光分四：初、「身諸」下，毛孔光；二、「彼佛」下，觀圓光；三、「於圜」下，光中化佛；四、「一一」下，化佛侍者。四、觀相好，二：初、「無量」下，正示相好身。總相別相、總好別好、總光別光，此三總別皆云八萬四千者，即障顯德故成此數。佛居凡地具於八萬四千塵勞，於此塵勞皆見實相。理智既合，故能示現相好光明，故節節云八萬四千。行人今觀知心即是，能於塵勞皆即佛相。二、「一一」下，光明攝生。生佛體同，雖土廣生多，攝無一失。觀佛心處，還釋此文須攝之意。三、明觀成能見，二：初、「其光」下，見一佛。二、

「見此」下，見諸佛。中觀見佛，佛體圓融，一即一切，同尊特身，故觀一佛能見諸佛。三、正觀佛心。疏三；初、「眼見」下，因身見心。疏有二釋：初、約如來由大悲心起勝應身，故令行者觀身見心。「由見身」下，二、約行者觀想明故得見佛。心所以明者，由觀佛身。是故二意皆是由色而見於心，以心無形由色表故。以圓人所觀色心不二，既見微妙色，豈隔大悲心？故《勝鬘》云「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」。既三種慈體是三諦，今三觀明故三慈顯，以用果法為觀行故，故於位位見佛色心。二、「佛心」下，正示心體。若匪無緣，慈悲不大。三、「以無緣」下，引文廣釋，三：初、牒經引論以明文意。問：經文但云「以無緣慈攝諸眾生」，疏中何故兼明生法皆云無心？答：起三慈者，由三觀智照三諦也。照真即起法緣之慈，照俗即起眾生緣慈，照中即起無緣之慈。此三諦慈，淺不具深、深必具淺，故照真俗未必照中，若能照中必具真俗，故次第生法不即無緣。今無緣慈合具生法，豈但具二亦乃俱深，故今生法皆云無心。故《涅槃》云「慈若有無非有非無，如是之慈非諸聲聞辟支佛等所能思議」。當知三慈其體本一，非三非一而三而一，如是方名佛心慈也。此自分三：初、眾生緣慈三無差別。今盡現前心與眾生，能所既絕無我心想，緣他眾生而一切眾生與我同體，十界因果不離一心，而此一心是慈體故，十界苦集四種道滅，能於一時任運與拔，故云無心攀緣自然現益。「如涅槃」下，〈梵行品〉文也。然彼經如來凡說八事：一伏醉象、二降力士、三化盧至、四度女人、五塗割瘡、六摩調達、七救群賊、八醫釋女。一一皆結云：慈善根力，見如是事。今文云「我實不往」者，即引第五塗割瘡文。文現一處，意通諸緣。言割瘡者，經云「波羅柰城有優婆夷，名摩訶斯那達多。夏九十日，屈請眾僧，奉施醫藥。有一比丘身嬰重病，良醫診之當須肉藥，若不得者命將不全。是優婆夷尋自取刀，割其股肉切以為羹，施病比丘，服已病差。女人患瘡苦惱，發聲稱佛。我在舍衛聞其音聲，於是女人起大悲心。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，還復如本。善男子！我於爾時實不往至波羅柰城持藥塗彼。當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女人見如是事。」今云「我實不往」者，正引此緣。不言女人而言眾生者，通收十界眾生，不以文害意也，即俗諦慈也。《涅槃》云「慈之所緣一切眾生，如緣父母妻子親屬。以是義故，名眾生緣。」以緣十界同在一心，故非次第生緣慈也。二、法緣慈十界緣起。是三諦法不離一心，唯佛究盡。境相既寂，能觀亦忘，是故得云無心觀法。而畢竟空智照此三諦不受一塵，此智自然照破眾生三諦惑著，或為眾生說斯空慧，皆令得離有相之苦、證真實樂。此即不思議真諦慈悲，名為法緣。故《涅槃》云「不見父母妻子親屬，見一切法皆從

緣生，是名法緣。」不見之言，須忘十界，是佛法緣也。三、無緣慈，以佛性中成究竟智，有何別理為心所緣？故云無心觀理。境智既泯、空有又忘，無住無依絕思絕議，此名安住第一義中。心既無緣，慈乃周遍入眾生性，稱為內熏；或為現身說第一義，稱為外熏。以此攝生，名無緣慈。二、「念佛」下，却牒前經以對初慈。即前正觀佛身光明攝生之文也。雖與無緣慈體不別，若約義辯為門不同，是故此慈念佛眾生攝取不捨，終令離苦永得安樂。此從感應生佛相關，順於俗諦名生緣慈，故舉魚母念子不失，喻此慈相也。三、「今明」下，正以無緣會釋經意。既與生緣為門有異，須辯慈相不同前二，故生法慈約次第論，則兩二乘及偏菩薩有修證分，若此無緣唯圓唯極。今約極顯，故云「諸佛所被」。「不住有無」者，正與生法辯不同相。生緣妙有、法緣妙空，今是妙中，故云無緣，中必無緣故也。「不依三世」者，此之慈悲非四相故。「知緣不實」者，了苦樂事即性德故。「以眾生」等者，此慈所被，令眾生發即境之智，方乃名得實相智慧。得此智者，方終離苦得於永樂，故與前慈門異益等。若對法緣，亦以實慧故一切空，是故三慈益物不異。疏不云者，略也。四、舉利勸修。子科分三：初、正舉益勸。得生極樂則見十方一切諸佛，故云「生諸佛前」。法身觀成已入相似，是故至彼即證無生，別圓地住也。疏釋分四：初、「捨身」下，牒釋。二、「如人」下，喻顯。習巧如修觀，從少至長喻觀有微著，所作遂妙喻生彼土親見真法。然且分喻是心作佛，行者應以是佛與作佛義一念圓照，方合今經由觀見佛。三、「以隨」下，結示。四、「故般」下，引證。二、的示觀法。相有八萬，都想難成，故令但觀眉間毫相如五須彌。此觀若成，八萬皆現，此為要門也。疏釋二：初、「從一」下，牒經。二、正示，四：初、「如觀」下，引他文示二種毫量。此明釋迦勝劣兩相，以例彌陀。經明劣相，論明勝相。「云云」者，即前疏云「長一丈五尺，毫有八楞，周圍五寸」。二、「故文」下，據此經明凡心難及。即第七雜觀中經文也。三、「正可」下，正示初心從易現觀。斯是大師別示初心即觀佛相入門要術也。若從落日水氷方便，次入地樹座像等觀，心得流利觀已宏深，此之行人自可稱彼毫量而觀，使八萬相自然而現。故如令觀劣應毫相，乃為未修前諸觀者，及以雖修觀不成者，故於佛身別指初心可觀之相為三昧門也。行者須知，所託之境有勝有劣，若能觀觀皆須頓照即空假中，以勝劣相皆心作故、皆心是故。四、剋示觀成稱彼而見，二：初、「若得」下，正示。因用作是觀劣應毫，觀漸深著得成真似念佛三昧，乃能稱彼勝相而見。二、「智度」下，引證。引此釋迦勝身說法，增真似位念佛三昧，類彼彌陀八萬相好，須真似人方能觀見。三、「見無」下，就觀結

成。五、「作此」下，顯觀邪正。然此佛觀義具釋題，疏文既略，學者多疑。若不釋之，造修無路，故更寄問答明乎境觀。問：此經觀佛止論八萬四千相好，若《華嚴》說相好之數有十華藏世界微塵，二經所說優降天殊。彼經正當尊特之相，此經乃是安養生身。凡夫小乘常所見相，鈔中何故言是尊特？答：一家所判丈六、尊特，不定約相多少分之，剋就真中感應而辯。如通教明合身之義，見但空者唯覩丈六，見不空者乃覩尊特。生身本被藏通之機，尊特身應別圓之眾。今經教相唯在圓頓，釋能觀觀是妙三觀，釋所觀境是妙三身。疏解今文云觀佛法身，約位乃當圓教七信，正託法性無邊色像尊特觀心，使其增長念佛三昧。據何等義云是生身？用圓頓觀顯藏通身，未之可也。問：以坐華王具藏塵相而為尊特，三十二相老比丘形而為生身，其文炳著，那云不以相好分邪？答：約相解釋四教佛身，此乃從於增勝而說，未是的分相起之本。其本乃是權實二理、空中二觀、事業二識，就此分之，則生身尊特如指諸掌。故《金光疏》云「丈六身佛住真諦，丈六尊特合身佛雙住真中，尊特身佛雙住俗中，法身佛住中道。」此依二理故有二佛，眾生二識，有二觀因，故感二佛。言二識者，《起信論》云「佛用有二種：一者依分別事識。凡夫二乘心所見者，名為應身，以不知轉識現故。見從外來，取色分齊不能盡知故。二者依於業識。謂諸菩薩從初發意，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，名為報身。身有無量色，色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，所住依果亦復無量。種種莊嚴隨所示現，即無有邊不可窮盡離分齊相，隨其所應常能住持不毀不失。如是功德，皆因諸波羅蜜等無漏行熏，及不思議熏之所成就。具足無量樂相，故說為報(文畢)。」此乃佛用依二識彰也。應是生身、報是尊特，論意要在見從外來、取色分齊，與知轉識，現離分齊相而分二身。然須了知權理但空不具心色，故使佛身齊業齊緣，生已永滅故曰生身，名應名化，體是無常。實理不空、性具五陰，隨機生滅、性陰常然，名法名報，亦名尊特，體是常住。須知依事識者，但見應身不能覩報，以其麁淺不窮深故。依業識者，不但覩報亦能見應，以知全體起二用故，隨現大小彼彼無邊，無非尊特皆酬實因，悉可稱報。故《妙經文句》云「同居方便自體三土，皆是妙色妙心果報之處。」故知菩薩業識見佛，一切分齊皆無分齊，豈比藏通佛邪？方知智者師與馬鳴師，精切甄分生身尊特，其義罄矣。問：約相多少分於二身，其義已顯，何須理觀及就識分？答：華藏塵相及八萬相雖是尊特，三十二相不局生身。何者？以由圓人知全法界作三十二，及以八萬藏塵相好，故三品相皆可稱海。既一一相皆無邊底，是故悉可名為尊特。故《止觀》并《輔行》以法華三十二相，觀無量壽八萬相，華嚴十華藏塵相，同是別圓道品修發法身現相，

對斥藏通相非奇特，以驗三經所談相海皆是尊特，然有通局。三十二則通，大見無邊、小見分齊。若藏塵八萬，唯大非小。若也不就理觀等分，此義全失。故《金光明》龍尊歎佛，經文但列三十二相圓光一尋，疏乃判云「正歎尊特」，故知不定以相數多方為尊特，只就不空妙觀見耳。問：行人覩於劣應，談圓佛相，只可即是法身及自受用，不即尊特。以尊特身現起方有、不現則無。豈見不空，不待佛現便自能見尊特相邪？答：既以尊特對於生身，分身非身常無常等，今云劣應但即法身及自受用不即尊特，則成壽量屬於尊特，身相自屬生身。如此分張，進退皆失。須知行者無有一見非如來力，如來鑒機未始差忒，有須現者即為現之。如《梵網》、《華嚴》及此經等相多身大也。不須現者，即以力加，令於劣身不取分齊，見三十二相即無有邊，以知丈六是法界故，應持不見其頂、目連莫究其聲。丈六身聲既因二聖窮不得際，後之圓人豈不即劣見於無邊，不必一一待現方見。若不爾者，用圓解為？用業識為？若但即法身及自受用不即尊特，此說全乖頓足之義。何者？如《釋籤》解色無邊故般若無邊云「五陰是理，故即陰是實相般若，故皆無邊」。以由理故令法無邊，自受用身既證理極，豈不即劣而無邊邪？行者應知，今之妙觀觀佛法身見八萬相，不同《金光》但於劣身見無分齊。今是彼佛全法界身，應圓似觀現奇特身，非是彼土常身常相。若彼常身，即般舟中三十二相也。今乃特現八萬四千相好光明，經文自云「身量無邊，非是凡夫心力所及」，正類《淨名》「如須彌山顯于大海，安處眾寶師子之座」，《藥師》中「巍巍堂堂如星中月」，《大論》中「色像無邊尊特之身」。此等經論所明尊特，與今所現無少差殊。彼色像無邊既稱尊特，此云身量無邊，那謂生身？問：所言龍尊歎尊特相，非現起者，是義不然。以彼疏釋尊特身云巍巍堂堂，若不現者，何謂堂堂？答：華藏塵相，《華嚴經》列九十七名，與龍尊歎全不相應，又無身相高大之說，以驗非是特現之相。只由龍尊言中妙示即劣含勝難思之文，大師見彼得意之處，是故疏云巍巍堂堂。得意處者，即總歎云「諸佛清淨微妙寂滅」也。清淨乃是四德中淨，必不關於常樂我也。寂滅豈非涅槃之義？即稱微妙是大滅度祕密藏也。以總冠別，故三十二相遍嚴三身。生身則百福所成，見無厭足。尊特身則色無分齊，劣即堂堂。法性身則色性即智，法門為相。疏云「此三不縱不橫。若縱橫一異則不清淨，非微妙寂滅。」豈非圓人了乎三身是祕密藏？密藏乃是法界總體，一攝一切、事事相收，應用無邊、不離毫末，相好至劣星等虛空。故《法華》中龍女讚佛「微妙淨法身，具相三十二」。顯是劣應，以法身具，故相相尊特。是故荊谿類同《華嚴》「一一相好與虛空等」。又《文句》云「一一相皆法界海」，又《妙玄》

云「垢衣內身實是長者」，《釋籤》云「即是瓔珞長者」。瓔珞長者豈非尊特？何待現邪？又《妙樂》云「若隱前三相從勝而說，非謂太虛名為圓佛。」法華已前三佛離明隔偏小故。來至此經從劣辯勝即三而一。若也《法華》但即法身不具尊特，正以太虛而為圓佛又不具尊特，如何得名從劣辯勝即三而一？問：《法華文句》云「地師說多寶是法身，舉南嶽破云『法身無來無出，報身巍巍堂堂，應身普現一切。若即此謂是三佛者，未盡其體，只是表示而已。多寶表法佛，釋尊表報佛，分身表應佛。』」《記》釋云「無來者，不合東來。無出者，不應踊出。巍巍，不應塔內。應身，不應唯此。尚非應身，豈具三身？既云巍巍不應塔內，信知報佛須現大身。若其即劣便得名報，塔內何妨？」何得破他？答：此破地師不知表示，真將舍利便為法身。故《記》破云「尚非應身豈具三身」。又以世人不知《法華》開權之妙即劣顯勝，只執身大相多為報，故就其見斥云「巍巍不應塔內」。此用世人通解之義，而破於彼不可據此便令法華相非尊特。只如《記》云「尚非應身豈具三身」，亦非今家盡理之說。如荊谿據論「若知像性遍虛空，三身宛然、四德無減。泥木之像尚具三身，豈全身舍利皆不具邪？」雖曲引文欲令非報，然終不能令法華機非業識見佛也。問：《請觀音疏》云「無量有二義。若生身無量，是有量之無量；法身無量，是無量之無量。」《大論》云「法性身色像無邊，尊特之身猶如虛空。」既云法性身，此乃不滅方名尊特。今第九觀觀於佛身、第十即觀觀世音身，觀音既是補處菩薩，驗佛有滅，豈非生身有量無量，安以此身便為尊特？答：藏通補處彰佛有量，別圓補處顯佛無量，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更無彼此，迭相見故；同一法身，一智慧故。菩薩機忘、如來應息名補佛處，實異藏通前佛定滅後佛定生為補處也。故《金光明》四佛降室，疏乃釋云「若見四佛同尊特身，一身一智慧，即是常身，弟子眾一故。若見四佛佛身不同，即是應化，弟子眾多故。」故知只就同與不同、常與無常分於二身。藏通三乘故弟子多，別圓純菩薩故弟子一，豈論相好多少等邪？既同一身復云常身，豈豎分當現、橫論彼此？是知觀音補法身處，愈彰尊特無量之無量矣。且《華嚴》佛身委明八相，既是尊特；此論補處與彼何異，云是生身？是知今佛全法界身，故滅即非滅；觀音補處，生即非身。不滅不生，常身義成、尊特相顯。問：今所觀佛高六十萬億那由他由旬，雖云高大，只是淨土常所見身。何以知然？如《法華》中淨光莊嚴國妙音菩薩欲來娑婆，彼佛誡云：「汝身四萬二千由旬，我身六百八十萬由旬。汝往彼土，於佛菩薩勿生劣想。」故知淨土常身高大，安以常身便為尊特？答：於同居中淨光莊嚴土唯演頓，如淨名中眾香之土，以其所被純菩薩故，所以但現

高大之身。佛知妙音所將之眾不知娑婆開權之妙，於佛輒起定小之譏，故寄妙音規未達者，意令得悟即劣之勝祕妙之權。既誡勿生下劣之想，乃是令起尊特之心。若謂不然，安得皆獲普現三昧？若安養土漸頓俱談，聲聞菩薩共為僧故，故使佛示生身法身二種之相。三十二相通於生法，大小共見。若八萬相，局在法身，大乘賢聖方得見也。是故眾經多說彌陀生身常相，今當略出。《小彌陀經》云「彼土蓮華大如車輪」，《大彌陀經》說「彌陀浴池廣四萬八千里」，以依驗正，身未極大。《般舟經》說「阿彌陀佛三十二相」，此經中說「慣習小者，生彼即得見佛聞法，便證小果，更有丈六八尺之身」。此等豈非常身常相邪？若今所觀八萬相好，別圓真似方得見之，故上品下生疏判已登習種性位，生彼七日見佛眾相心不明了，三七日後乃了了見，及聞眾聲皆說妙法。唯上品上生道種性位，生彼即見眾相具足，光明寶林皆說妙法，即悟無生。三賢菩薩依業識故，知心現佛，乃就尊特論乎明昧。若慣習小者及諸凡夫依事識故，不於尊特而論明昧，良以此等雖因臨終迴向得生，佛順本習，故且用小令其證果。既說無常苦空之法，須以生身相好應之。浴池之身三十二相，正對此機，故《般舟經》云「在菩薩眾中說經」，又云「在比丘僧中說經」。信三十二相，通大小人常所覩見。是故彼經觀法之初，不託日氷便觀此相，斯蓋凡心可想之境故也。若八萬相是彼如來現奇特身，增進深位念佛三昧，非是凡夫心力所及，是故此經初令觀日。疏釋齊於下品下生，以驗想氷至假想地屬下三品，當名字人。次得三昧，見彼實地，合入觀行，初二兩品。次觀寶樹及以池樓，至總觀成，當三四品。寶座觀成，當第五品。以座上寶幢如百千萬億須彌山大，比知座體其量難思，非第五品三觀功成，凡小事禪見莫能及。此觀雖就經文未便許觀佛身，乃令先想一大寶像稱座而坐，及二菩薩皆想坐座。況復悉用作是不二妙觀觀之，使心流利方令觀佛。學者應知，日觀已來所修三觀共於事禪，良以皆須想成相起故也。事禪既勝，三界思惑悉已被伏，妙觀觀像見破，即登第七信位。得此位已，方令觀佛真法之身八萬相顯，乃得名為念佛三昧，即感諸佛現前授記，生彼便證無生法忍。經文如此明圓深觀所顯之相，誠謂奇特，實匪生身凡夫小乘常所見相。問：釋題序云「無量壽佛是所觀勝境」，豈非託彼依正色心，修乎三觀、顯三諦理。今八萬相既是正報，義當生身，託此修觀觀成理顯，乃見藏海塵數之相，方名尊特。豈分段生身便為尊特邪？答：前正釋題，以妙三身解所觀境。今至經文，以八萬相為所觀境。信八萬相與妙三身無二無別，二處皆用不思議境而為所觀。故八萬相觀之令顯，顯名觀成，無別所顯。且行人念佛，誰不託佛正報修觀？但境隨解，名生名法。小機不解所觀佛身是法界用，謂正

習生，故曰生身。大機能解所觀之佛是法界用，應既有本，生即同法，是故受於法身之稱，故見佛相若多若少皆稱法身。今經明示佛法界身入心想中，故疏標云「觀佛法身」，斯乃即三而一之法身也。況今不是初心觀境，乃圓七信所觀境耳。豈於座像圓觀已成，却託藏通生身修觀？又觀生身顯藏塵相，此乃通人被別圓接，全非頓教始終圓觀。只如《般舟》三十二相即知心現，故相相皆中。據所觀勝境言是生身，深不可也。學者應知，八萬相顯即三諦顯。良以此相法身所具，與彼三惑本不相應，故一一相即真俗中，即一而三即三而一，不可思議，名真善妙色。今之三昧顯本妙相，故觀音觀云「真實色身」也。問：尊特既是他受用報，須入別圓地住方見。今八萬相，似位能見，驗非尊特，合是生身。答：據何文義，別圓似位唯見生身？須知尊特地住已上分證論見，地住之前相似論見，斯乃如來以實報身應下二土。◎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五

宋四明沙門知禮述

◎故荊谿云「勝兼兩處，劣唯鹿園」。若其似位全不見者，法華四信何故見於實報土邪？有餘那見圓滿相海？通教案位受接之人為見何相？若非尊特，合身不成。今經明說無量壽佛身量無邊，與《大論》云色像無邊，有何異邪？彼云無邊既稱尊特，此何獨非？況疏專引彼論此文以證身量無邊之義，驗今佛身的是尊特。不須疑也。問：若是尊特，合是常身。何故《法華疏》中判觀無量壽佛經云「實有量而言無量」？答：此乃《刊正鈔》中錯引彼疏。彼疏並云「實有量而言無量，如《阿彌陀》與《金光疏》及此疏同。」蓋以小大二彌陀經不專尊特被於頓機，故彼佛現三十二相通被眾機。大機雖見尊特常身，其慣習小人洎諸凡夫，雖因迴向得生彼土，未宜尊特說常住理，故以應化說無常法，成其小果。是故佛壽雖不可數，終歸有量。娑婆生彼多是此機，以別圓似位人難及故。三疏約此，故判彌陀在有量中。若《觀無量壽佛經》純被圓人，明說佛身全法界起。應既有本，生即同法，的類《釋論》法性尊特，正當無量之無量也。故《釋籤》云「教分二身，為機劣故，暫現生身」。今機不劣，豈對生身？問：《大本》中云「生我國者身皆具足三十二相」。彼國人民既具此相，佛身理合超勝於人，故知常身有八萬相。《般舟經》云「三十二相」，蓋借釋迦為初心觀境耳。答：《般舟經》云「菩薩用是念佛，故當得生阿彌陀佛國。當念如是佛身，有三十二相悉具足，光明徹照端正無比，在比丘僧中說經」。經指彌陀有三十二相，何文言借釋迦為境？況《止觀》無文、《輔行》不說，豈得自言成於己見？又彼人民三十二相，故佛常相須八萬者，其義不然。以同居土佛應同人，只淨由土人皆有於三十二相，故佛常身須現此相，但於同中相相皆勝。穢土佛身雖異凡鄙，亦同上人，故應此方所有相法，故三十二同輪王相，亦於同中而分明昧。三十二相既同彼人，驗是彼土常身常相。是知八萬別為大機現尊特相，更何所疑？問：一等尊特，以何因緣相分三品？答：悉檀因緣故。蓋一類機應以藏塵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故佛稱機而為現之。應以八萬尊特之相、應以三十二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佛皆稱機而為現之。仍須了知此之相海，別教則用別修緣了成就此相，即修成之尊特，故名報身。圓教能了二修即性修德無功，乃性具之尊特，故名法身。已在此觀開章中說。須知《華嚴》華藏塵數之相雖多，此以兼別故猶帶修成。此論八萬既唯圓頓無非性具，故三聖觀疏皆示云「觀於法身」。行者當須以教定理、就理明觀、於觀顯

相，無得但以多數斥少、使勝成劣。實在精學然後勤修，欲罷不能故茲辯析。
四、第十、觀音觀，二：初、疏科略釋。「帶果行因」者，《觀音三昧經》云「觀音昔已成佛，號正法明。今為菩薩，修淨土行。」斯乃帶昔果德，行今因行。頂有化佛，表帶果也。二、依科列經，三：初、結上。二、正觀菩薩身，三：初、正觀身相。子科十一：初、「次復」下，身量。應云十八萬億，今云「八十」者，翻過佛身二十萬億，故知誤也。問，如釋迦丈六、人身八尺。今佛身六十萬億、菩薩十八，菩薩之身何太卑邪？答：淨土勝應，不可以穢土劣應例也。亦如妙音身量但四萬二千由旬，佛身六百八十萬由旬，佛身之量去菩薩更多。二、「身紫」下，身色。三、「頂有」下，肉髻。四、「項有」下，項光。五、「舉身」下，身光。六、「頂有」下，天冠。七、「觀世」下，面色。八、「眉間」下，毫相。九、「臂如」下，臂相。十、「手掌」下，手相。十一、「舉足」下，足相。二、「其餘」下，與佛同異。肉髻是相，無見頂是好，此之相好表於極果，今作因人故不及佛。三、舉利勸修。子科二：初、「佛告」下，舉觀利勸，二：初、約修觀明滅罪；二、「如此」下，約稱名況獲福。二、「若有」下，示觀次第。身相既多，先觀何相？故今示云先觀肉髻、次觀天冠，以此二種能別表示觀音德相。何者？肉髻降佛，表現行因。冠有化佛，表昔成果。別相若顯，其餘通相則易可明。行者觀於冠髻毫面身色光明，一一須用心作心是而為能觀。說在像前，用在此處，既云作佛是佛，豈不能作觀音是觀音邪？作髻作冠是髻是冠，皆可為例。不獨以佛例觀菩薩，亦須例於普雜三輩。豈唯以前例後，亦合以後例前。以今行人覽經始末方修觀故，大師得意，乃於釋題總示三觀。若也不於十六處用，則令大師虛說，亦見行者謾修。當遵佛言、勿背祖法，專用妙觀顯乎勝相，以此妙觀為見佛本，迥出餘因，至彼土時速證法忍。三、「作是」下，結觀邪正。
◎五、第十一、勢至觀，二：初、分科敘意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敘意，二：初、「略無」下，約當門明闕真觀。觀佛真身乃立觀云「正觀佛身」等，觀音中云「正明觀菩薩身」，今勢至觀但云「因光神力制二種名」，及云「與觀音辯同異」。何不例上各立觀法？故疏出意云「略無觀法當不異上」，以大勢至與觀世音身量大小皆悉同等，此令行者辯異之後，用觀音觀觀勢至身，何須別立。二、「所以」下，兼觀音明無像想。觀成見佛真法身後，觀二侍者，豈須更修像想方便邪？二、依科列經，三：初、因光神力制二名。子科二：初、遍示諸光。二、「但見」下，正立二名。光照十方，故立無邊光為名。令三途人得佛十力，故立大勢至為名也。行者應

知，即舉身光名智慧光，以是隣極色心不二。若不爾者，焉得色相名為法身？二、明與觀音同異。子科三：初、「此菩」下，正明同異。二、「此菩」下，更示行坐。觀音行坐豈不動地集佛等邪？但於勢至觀中說耳。若不然者，何得云「除頂上寶瓶，餘與觀音等無有異」？三、「作此」下，結成觀相。經云「色相」，疏稱「法身」，若非全色是心、色由心造，安令色相即名法身？此乃三諦一境之法身，發我三觀一心之般若。相冥見相則三脫圓彰，故云「佛法界身入心想中」。疏云「念佛三昧解入相應」，非此相應不發勝相。三、「除無」下，滅罪以勸修。「名為具足觀觀世音大勢至」者，以二菩薩唯有頂上化佛、寶瓶二種有異，餘相皆同。同異分明，名具足見。

六、第十二、普往生觀，二：初、疏科，二：初、對雜辯異；二、「普中」下，就普分科。二、經文，二：初、作自身往想。上來諸觀先依次正，先主次徒，雖皆觀成，未為普總，又未想身生彼親見。故今令想身終生彼一時普見，非獨所觀境界頓足，亦乃往生心想成就。可類前文依報之觀，初地樹池等別觀，至樓觀成四事總見，名為總觀，然但能總依報四事。今想生彼普見普聞依正諸相，故名普觀。問：上品上生乘金剛臺，上品中生乘紫金臺，上品下生入金蓮華。今三聖觀成方修普觀，合是上品上生之者，何故同彼上品下生邪？答：十六觀人對九品位義有多途，今且一往以三聖觀及普觀成，當上中品；雜及三輩四觀成者，方是上上，故上中品終時雖見坐紫金臺，此臺到彼成大寶華，經宿則開。此文亦云「生極樂界，於蓮華坐作開合想，蓮華開時見佛滿空及說妙法」，正合上品中生之相。若上品下生，華開七日乃得見佛，仍於眾相心不明了，故知此文與上中品生相正齊。若其以品對別圓位，至三品觀方得委論。二、「無量」下，明三聖來現。上想終後生於彼土見佛菩薩，今想未終三聖常來入我心想。良由當念即是來際，故能預想將生之事。復由生佛體不別故，故令三聖不來而來。斯乃三觀一心、作是雙運，致令心佛往彼來此，故知觀體不可言思。

七、第十三、雜明佛菩薩觀。今評此觀略有二意：一為前觀佛及菩薩勝相不成者，乃令捨大而觀丈六。二為觀前勝相已成之人，令其更觀勝劣化用遍十方界，使品位增進。若謂不然，前觀既成，修後諸觀有何益邪？疏從前意，故作拂疑生重釋。以觀成者自知經意，是故大師從初意示，釋此為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隨釋：二，初、「佛告」下，觀丈六像。經「若欲」等者，行人於前依正諸觀修雖不入，求生之意彌加敦督，名為「至心」。故令此人捨勝觀劣，未觀二侍前想彌陀，故云「先當觀於一丈六像」。行人欲託彼土蓮池，故令觀像在池水上。應知勝身既心作心是，豈今丈六非作是

邪？圓人作為皆了唯心，全具而變、全變是具，具變不二，故觀佛相勝劣皆然。二、明彌陀變現。子科二：初、示化主隨物，二：初、「如先」下，勸常修觀。二、「阿彌」下，拂去眾疑。疏二：初、「所觀」下，示相問疑。二、「前聞」下，示疑明破。勝身觀法修雖不成，而且得知廣大無量；今聞觀小頓違前說，寧免輕疑？為拂此疑，故說彌陀神通如意，能大能小，皆全法界。但以重心觀令成就，勿疑身謝不生西方。二、明補處同生，二：初、「觀世」下，明劣應同眾生。佛應既隨萬物，補處亦同眾生。二、「但觀」下，倣勝身論觀法。前明觀音勝身觀法，先想冠髻，則令眾相次第皆明。勢至觀中髻有寶瓶，其餘身相不異觀音。以此二種是二大士身之別相，令修觀者但觀別相，別相若顯同相則明。疏釋首相雖通兩說，然頭首之首、手足之手皆是別相，悉可以別而顯於通。應知觀佛丈六之身，先觀白毫方彰眾相，備如前疏約釋迦說。

三、後三觀明三輩往生，四：初、立觀所由。此中二義：初即雜觀觀劣應者，位在中下，令識三品，進修勝觀登於上品。次義即是前觀勝應，及修雜想了隨機化，在八九信。今令此人以妙三觀分別九品即《大本》三輩，事理窮深登第十信。既云此下三觀觀往生人有二義，乃是修前觀法行者觀於九品往生之相，非是凡小求生之者。讀今三輩經文改轉行業，縱通此義亦是傍兼，非今增進觀行意也。二、釋會經論，二：初、會論。即無量壽經論，今云《往生論》是也。天親所造，有十七成就。至第十六大義門成就中，偈云「大乘善根男，等無譏嫌名。女人及根缺，二乘種不生。」長行釋云「故淨土果報離二種譏嫌過：一者體、二者名。體有三種：一二乘人、二女人、三諸根不具足人。無此三種過，故名離譏嫌也。名亦三種，非但無三體，乃至不聞二乘、女人、諸根不具三種名故。」此十七成就，俱明彼土果報，故無二乘等悉約彼土，非是此方二乘等不得生也。恐惑者不曉，故和會解釋之。分二：初、會二乘，二：初、會不生。且據彼論「二乘種不生」句，並於此經「小戒得生」，以具足戒及沙彌戒等是小乘種故，二說相違而為詰問。今以住小迴心以會釋之。堅住小道志趣無餘，不求淨土，故云「正處」。若迴小向大，轉小乘業作淨土因，故云「要由」。經就現今向大時說，是以得生。論就本始住小時說，是故不生。然論說彼土無二乘人，由在此身因轉故也。二、「何故」下，釋證果云「垂終迴小向大方生彼國」，何故中輩三品行人生彼復證小乘果邪？今釋意者，迴心故得生，慣習故證小。知大證小不執偏真而為究竟，不久證大也。二、「問論」下，會女人。復舉論偈「女人根缺不生」之文，並於此經韋提侍女得生之說而為詰問，今約彼此會釋二說。論就轉報，是故彼土無有女人及根不具者，若名若體。經就此土修

淨業者，故有善心一切得往。故《大彌陀經》薜荔多蠢動蜎蜚皆得往生，故知經論無少相違。二、「問大」下，會經，二：初、對經雙問。「逆罪得生」，即下品下生文。二、「釋有」下，立義雙釋，二：初、悔有輕重。上即利根，下即鈍根。《俱舍》云「愚智所犯，輕重不同。愚作罪小亦墮惡，智為罪大亦脫苦。如團鐵小亦沈水，為鉢鐵大亦能浮。」《涅槃》云「智者有二：一者不造諸惡、二者作已懺悔。愚者亦二：一者作罪、二者覆藏。」如阿闍世王殺父害母，至涅槃會身瘡腫熱，生重慚愧悔過自責。耆婆勸往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得無根信。文載《涅槃．梵行品》。此經明逆罪得生淨土者，即同闍王上根利智能重心懺也。彼經不生者，下根愚人至于臨終不能重悔也。二、「二者」下，約行有定散。「大本就此」者，指上散善力微也。「此經明觀」者，即觀佛三昧。問：若定力得生下下品，云此人苦逼不遑念佛，善友告言：「若不能念者，應稱無量壽佛。如是至心令聲不絕，具足十念。」此與《大本》散心十念理應無別。答：此雖造惡，已曾 修觀，故使臨終善友勸稱十念，定心則成，亦是法行乘急戒緩人也。修觀故乘急，造惡故戒緩。由乘急故得值善友，縱現世不修三昧，亦是宿種今熟，故得往生。所以華開見二大士說實相法，自非定善孰至此乎，故《十疑論》云「臨終遇善知識十念成就者，並是宿善業強，始遇知識」等。當知作此解釋，方合此中定善之義。若本不修三昧之者，則屬前悔有輕義也。三、依品定位，二：初、通示九品，二：初、「就三」下，示三中具九。經文顯示三輩各三。二、判九品屬三，二：初、「上品」下，約位判。雖分九品，以義定之不出三位，即內凡、外凡及悠悠者。然習種解行及十信名，乃是別教地前凡位。以為今經往生位者，略有三意：一別位次第對品顯故；二、別具四觀收機廣故；三、九品多判所觀人故。若以九品判今能觀圓觀位者，則以三賢對今十信，彼之十信對今五品，悠悠即對名字人也，以名字位通修未修故。應知疏用此之三位判九品人，其意深細，不可麁心。今試略言：蓋一切善若能迴向，皆淨土因；仍一切惡若能懺願，亦淨土因。故種種善修之淺深，無非九品；其一一惡約懺功力，亦皆九品。故上上品善通下下品，下下品惡通上上品。三心六念或聞或修，未能伏惑屬下三品，以此伏惑入中三品，能破二惑方預上三。如五逆罪，臨終十念為能消功，屬下下品。闍王重悔得無根信，即是上輩三品所攝，豈非五逆隨於懺功自分九品？中間七品若善若惡、若修若懺，隨功淺深，一一皆須明於九品。若據經文，下三唯惡、中下世善、中中中上即小乘行、上三唯大。疏則純用大乘三位判九品者，以中三品迴向大乘故，下三品人依大滅罪故，故九品行一一成大。隨一品行若至三賢，皆上三品；若至十信，皆中

三品；全未伏惑，即下三品。應知經為收機盡故，故以大小善惡分其九品，蓋約增勝高下互顯也。大師得意，乃約三位判乎九品，則何機不攝、何行不深。乃由妙解大小觀行善惡之業全修即性，一一具於四種淨土，但能迴向，隨功能顯四種樂邦。如是說者，多約一行隨功淺深歷於九品。亦自有人節節改行歷於九品，若以三位定其高下，改與不改皆悉不濫。問：今十六觀既是圓修，為一一觀皆通九品，為須節節改觀入品，答：雖俱圓觀，而所託境隨其宜樂有改不改，合有二途。若就現文，多從改觀歷於九品，以初心人雖了根塵皆是法界，而心想羸劣勝境難觀，是故如來設異方便，先觀落日於西定心。疏云「除五逆罪，下輩自論」，故知妙觀想落日成，當下下品。次以三觀想水結氷，合在下中。轉想瑠璃粗見彼地，可對下上。若得三昧，見彼寶地及寶樹寶池，雖五品初而五住圓伏，名得三昧，品當中下。總見依報，五品中心合當中中。華座觀成，五品後心即中上品。此之三品，雖成三昧能伏五住，見惑未斷事識猶存，未可即觀勝妙身相，故修三觀觀於寶像，像想現前見思俱盡。所以盡者，以事定力深能伏思，見斷即登圓第七信，即上下品。事識既盡，全依業識可觀三聖真法之身，及普觀成，在八九信，即上中品，故難思相、法界光明、十方佛事悉能洞見。後修雜觀及三輩觀成，當第十信，即上上品，內外塵沙任運除盡，故隨機應相，及差別行業觀察明了、宣示無窮。此約修者從微至著，三聖觀成後修雜想及三輩觀，故當如此。若觀勝相不成就者，始依雜觀觀丈六身，此人或在下之三品、或沾中輩。今觀九品必能進功，從劣觀勝求預上流。是故疏云「令識三輩往生，捨於中下修習上品」，此從節節改觀次第入品，如是說也。有因改觀超品位者，不可定判。此上皆從次第改境修觀者說。其不改者，十六境中宜樂何境，即用妙觀修之不捨，乃從名字修成觀行，入相似位歷乎九品。然十六中佛境最宜，從劣觀勝成於九品，故疏令觀釋迦毫相，以為初心入門之漸。雜觀令觀一丈六像，經雖不云從一相入，據理合然。若《般舟經》則從足下千輻輪相，次第上觀至頂肉髻。故知但解今家住前三位以判九品，於境於行、改與不改，次比自成也。非獨今經九品如此，《法華》五品其義亦然，解一千從矣。二、「何以」下，以經驗。以無生忍位在別圓初地初住，非別十向、圓第十信，何能見佛便登此位？上上既爾，諸品例知。復以造罪驗下三品，以別圓教內外凡位不造眾惡。既約罪說，知是未入外凡人也。「類此似爾」者，經不明示，故以得悟及造罪等比類驗之。此乃大師尊經謙己，近人判解不遜者多。二、別明上三，二：初、「上品」下，約三位定。上以三品判於九品下至悠悠，今則別明上輩三品，故約種性以分三位。《瓔珞經》明六種性：一、十住習種性；二、十行性種

性；三、十向道種性；四、十地聖種性；五、等覺性；六、妙覺性。問：今此上品是出假位，合在穢土利益有情，何故求生淨土邪？答？《大論》四十三正有此說，故彼「問云：菩薩法應度眾生，何以但至清淨無量壽佛國土中？答曰：菩薩有二種：一者有慈悲心，多為眾生；二者多集諸佛功德。樂多集功德者，至一乘清淨無量壽國土。好多為眾生者，無佛法眾處讚歎三寶之音。」故知一等斷惑菩薩而好樂不同，故有二別。又論第四十五云「菩薩有二：有先自成就功德，然後度眾生。有先成就眾生，然後自成就功德者。」故知今十向菩薩求生淨土，乃是先自成就功德人也。故《十疑論》明未得無生忍已，還要須常不離佛，故須求生。二、「一得」下，約二義求。上上生已即悟無生法忍，上中經七日得不退轉，上下經三小劫住歡喜地。得無生忍證念不退，即歡喜地也。
四、隨文解釋。三即十六中後三觀也。疏前標云「此下三觀觀往生人」。若但讀文，不名為觀。必須覽經所詮之相入一念心，用空假中微妙之觀，照於心性本具淨土因緣果報，生佛咸然三無差別。諸佛淨土因果已滿，能應眾生；眾生由具淨土因果，能感諸佛。感應緣起不一不異，一一融妙相相宛然，隨品隨功感佛感土。觀之不已，則難思俗諦淨土因緣自然明了。明了之位大判有三：若相似明，當上三品；若觀行了，即中三品；名字觀解，屬下三品。論斷伏等雖有高下，而皆了知一切善惡迴向懺悔皆通九品，或共不共、或超不超、或改不改、或進或否，狀類萬差難以言具。若不爾者，豈得名為觀於三輩往生人邪？
初、第十四、上品生觀，三：初、上品上生，二：初、分科。二、隨釋，三：初、標。二、釋，四：初、明生因。經有二段，初段既云「發三種心即便往生」，知此三心是一人發。次段乃云「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生」，據此合是三人各修成三種行。然修之在人，或別一行、或兼餘行、或具足修，但能位至別教道種、圓第十信，即得名為上品上生。言至誠等三心者，此與《起信論》中三心義合。彼云「一者直心，正念真如故。二者深心，樂集一切諸善行故。三者大悲心，欲拔一切眾生苦故。」今初至誠，疏以專實釋之。非念真如，豈名專實解於深心？疏雖三義而不相捨。求高深果須契深理，欲契深理須厚樂善根，此乃立行依理求果也。二經證成三種深義，不出彼論樂集一切諸善行也。經迴向發願心，疏雖不解，義當彼論大悲拔苦之義。蓋以真如實念趣果善心，二心功德善巧迴向，願生淨土速證法忍，廣拔一切眾生苦惱。然此三心順於三法。何者？初念真如平等一性，次二即是自行化他二種修義。既是修二性一，乃就圓融三法而發心也。今此三心一念中修，見思、塵沙任運先去，入第十信，故當此品。若此三心但能圓伏即中三品，若全未

伏當下三品。文在此中，義該下八。經「慈心不殺具諸戒行」者，以無緣慈不害物命，知性離非，心具諸戒。「讀誦方等」者，隨文成觀也。「修行六念」者，《涅槃疏》云「前三念他，後三念自。戒施是自因，生天是自果。戒是止善，施是行善。天有近果遠果，遠即第一義天也。」「安心」下，釋念義。謂念同體三寶、一心戒施、第一義理，悉不為二邊所動，故通名念。經「迴向發願」等者，總論不殺等皆須善巧迴向，願生淨土，證無生後廣度含識。經「具此功德」者，或全或分，皆得言具。「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」者，上一一行修之成就，至道種位長時彌善，下至七日或唯一日，皆得預於上上品生也。此等悉須約於斷伏及全未伏，分下八品。若不爾者，豈令初修六念等人，三惑尚熾便登極品邪？須知九品難將法定，只可隨功。此去科節經疏分明，鈔不標也。上品中生明生因云「不必受持方等經典善解義趣」等者，是義持人，不樂讀誦，但於經中取一句偈深窮旨趣，於絕言思深廣之理心不驚動。又復其心安住中道，不為二邊之所驚動，了達因果皆是實相，名為深信。雖不遍習，或聞大教赴機異說，知顯一理不生疑謗。此一種因亦通九品。但今此觀位至圓教八九信位，故當此品；若第一義解全未伏惑，只在下品三品攝也。如常不輕不專讀誦，但以一句禮拜授人。深知義故多年不懈，此以第一隨喜品行，始從名字歷於五品至六根淨。故知讀誦等四品行，皆可從於名字修之至六根淨，若證分真無偏修者也。生後利益中，疏云「名之深妙精進」等者，以聞眾聲說第一義，能成趣理不思議觀，既頓泯絕情塵微礙，是故進趣其疾如風。比餘事行雜而且滯，故此精進最稱第一。疏牒「阿耨不退」，釋云「道種菩提」等，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翻為無上正等覺，斯是行人心之本性所求之果。於此不退，其位有三：若破見思名位不退，則永不失超凡之位，習種性也。伏斷塵沙名行不退，則永不失菩薩之行，當性種性及道種性也。若破無明名念不退，則永不失中道正念，聖種性也。上中生者，此土已得性種菩提，到彼一劫始得無生，聖種不退。今於七日所得菩提不退轉者，義當道種菩提不退也。通名地者，凡聖所依皆名地故。「四種授記一往現前」者，《淨名大疏》出四受記，謂未發心記、密記、現前記、無生記。言「一往現前」者，以現前記通於凡聖。今無生位，佛就一往通名現前耳。上品下生亦信因果不謗大乘，同上中品，故名為亦。彼以解了第一義諦而為別行，此以但發無上道心而為別行，究理攝生標心雖異，從凡入聖歷位無殊。謂依無作四諦妙境，發四誓願，名為真正發菩提心。未度苦者誓令得度，陰入皆如故。未解集者誓令得解，塵勞本淨故。未安道者誓令得安，即惑成智故。未證滅者誓令得證，即生成滅故。發此道心亦通九品，名字中發自有靜散，

即下三品；觀行五位，即中三品；相似既分三般種性，即上三品。今習種發，故當此品。此心深運分真可階，豈不能至上上品邪？約位判之，無法非九。生後利益中，經雖見佛身，於眾相好心不明了，於三七日後乃了了見者，以此品人位當習種，見思雖破、塵沙未除，故於眾相心不明了。過三七日，進入性種，侵斷塵沙，故八萬相一一分明。自此三劫遊歷十方，供佛聞法進入道種，登於初地，此地即得百法明門。言「百法」者，如《百法論》所出名數。今於此法皆證三諦，乃以百法而為明達三諦之門，三諦若明則了一切。是故論云「增長智慧思惟種種法門義，明此義故，心大歡喜，故名歡喜地」也。中品上生明生因中但言眾戒，斯乃略舉三學之初也。若據生彼聞讚四諦，便成羅漢三明八解，以果驗因不專持戒，合修小乘理觀事禪，但未證果猶在賢位。於臨終時聞讚方等，迴心向大願生淨土。然迴向心須至別教七信已上、圓教觀行四五二品，方是中品上生人也。若其小行已至忍位及世第一，但案位迴即當此品；若在煖頂及外凡者，須猛利迴超入此品。大約小乘并世間善，從迴向心深淺高下判於九品。生後利益，疏二：初、正釋經文。四諦者既是共二乘行，由宿習故而聞生滅無生二種四諦也。生滅者，苦則三相遷移、集則四心流動、道則對治易奪、滅則滅有還無。無生四者，苦無逼迫相、集無和合相、道不二相、滅無生相。次三明者，過去宿命明、現在漏盡明、未來天眼明。此三名明，復得名通。餘三但得名通者，《婆沙》云「身通但是工巧，天耳但是聞聲，他心緣他別想而已，是故非明。宿命知過去苦，生大厭離。天眼知未來苦，生大厭離。漏盡正觀斷惑。是故此三稱明。」《大論》「問：通明何別？答：直知過去等名通，知過去等因緣行業名明。」次釋八解脫。「一內有」等者，內色即內身骨人也。為修八色流光，故存骨人。欲界結使難斷，故以不淨心觀外色也。位在初禪，能脫自地及下欲界。「二者」下，位在二禪。二禪內淨，故壞滅內身骨人。欲惑難斷，故猶觀外不淨之相。「三者」下，除外不淨相，但於定中練八色光明。清淨皎潔，故名淨也。住在三禪。四、空處者，若滅根本四禪及三背捨等色，一心緣無邊虛空而入定，即觀此定依陰入故有，無常苦空虛誑不實，心生厭背而不受著。五、識處者，若捨空緣識入定，即觀此定虛誑不實，而不受著。六、無所有處者，若捨識緣無所有入定時。乃至而不受著。七、非非想處者，若捨無所有處，緣非非想入定時，乃至而不受著。八、滅盡等者，背滅受想諸心數法也。諸佛弟子患厭散亂心，欲入定休息，以涅槃法安著身中，故云身證而想受滅也。前三等者，位在色界，能離自地五欲也。中四等者，位在無色界，皆展轉離下地。然前三亦離下，中四亦離自地，互現說耳。後一可知，亦

名下背捨，因稱解脫果名。二、「釋會」下，釋諸疑妨，三：初、會小乘不生疑。疏與《釋論》取法華意，會於今經及《往生論》。論云不生，據決定性。入無餘者，今經云生，是退菩提、取小乘者。疏前會云「正處小行不生，要由垂終發大心故生」，若無宿種，豈能垂終迴小向大？故知與前義不相反。仍釋伏疑，既因迴心向大得生，何故至彼却證小果，故釋云「無漏道熟」等，以退大既久、習小功深，是故彼佛稱習說小，且令證果。「或接」下，再出經論引小之意。今經《釋論》說至彼土證小果者，意欲別接小乘求生。其若生已，咸慕大乘，必不證小。然雖出此意，前義為正。二、「中品」下，釋中。「不及」下，妨。以下下品生彼聞法，應時即發菩提之心。中上生彼，何故只證無學果也邪？以大小故，難第四品不及九品。「解云」下，以登地速而為答也。中上順習雖證小果，不逾十劫必入初地。九品惡重，十二大劫方得出胎，雖發大心更經多劫方堦法忍，故以速證比彼為勝。三、「大本」下，通中不出家難。彼明中品云「雖不能行作沙門」，故云「不明出家」。「長時始終」者，謂盡形出家者。「就短時」者，謂一日一夜也。是知若據短時，大本約義亦有，若論長時，此經約說亦無。此乃二經事同也。中品中生修因中，疏云「十戒」者，釋經「持沙彌戒」也。「金銀生像」者，南山云「胡漢二彰。謂胡言生像，此翻金銀也。」《善見》云「生色似色，似即像也。此謂金則生是黃色，銀則可染似金，故云生像。」若爾，生像此方之言，何謂胡語邪？答：謂五竺之北胡地言音有涉漢者，故謂生像；胡人重譯又却入漢，故存胡音。中品下生修因中，經云「孝養父母行世仁慈」，此凡夫善不能伏惑，豈預中輩？疏前判位中輩人當別教十信，即圓五品。斯由垂終善友廣說阿彌陀佛，隨順本性取極樂國，及談法藏稱理發願，行者聞已解悟大乘，發迴向心求生淨土。經雖不云發迴向心，既聞廣說，豈不迴心？特是影略。臨終發心心猛利故，能入別圓外凡初位，通伏頓伏，故令世善當此品位。大師唯就大乘三位對於九品，深有其致。生後利益中，過一小劫成阿羅漢。問：到彼證小皆順本習，今此行人本習世善，是人天因非聲聞行，至彼那得阿羅漢邪？答：孝養仁慈大小基址，何教不談？而其《阿含》偏論此善以果驗因，是依三藏行孝順等。雖行世善心在無常，既久標心無漏道熟，故證小果。第十六、下三品人。造罪輕重值緣得滅，為往生因。須知經意為易解故，以三業等惡滅為下三品因；迴向凡小為中三品因；以大乘諸善為上三品因。此乃上下互相顯映為觀法境。若稱實觀依義而說，大小善惡，逐迴向心隨滅罪力，淺深階位各論九品。今之三人聞法稱佛，雖業障滅，全未伏惑，位在名字，故屬下三；若滅罪心利，入別圓外凡，即中三品；能至內凡，即上三

品。闍王悔逆，得無根信，是其類也。下品上生，經云「雖不誹方等經典」者，此品不謗，顯罪猶輕。至下一品云「五逆十惡具諸不善」，則謗經等一切惡業無不造作，故言具也。圓頓教說罪無輕重悔則皆滅，如仙預殺諸婆羅門，地獄三念；知謗方等心生改悔，即生佛國。下品中生，經「偷僧祇物盜現前僧物」者，所盜之物不出四種常住：一、常住常住，謂眾僧廚庫寺舍眾具、華果樹林田園僕畜等，以體通十方不可分用故。二、十方常住，如僧家供僧常食，體通十方，唯局本處。三者現前現前，謂僧得之物。四、十方現前，如亡五眾輕物，若未羯磨，從十方僧得罪；若已羯磨，望現前僧得罪，則屬第三現前現前。盜前二種，名偷僧祇物；盜後二種，名現前僧物。不淨說法者，但求名利，非益物也。無有慚愧者，屏處為惡，不慚於天；顯露為惡，不愧於人。慚愧，猶羞恥也。下品下生，疏釋修因中二：初、「稱無」下，明念佛滅罪。二、引大論問答，二：初、「問云」下，約少時責。二、「是心」下，約猛心答。此猛利心從二緣發：一、值善友；二、為苦逼，心怖惡道，耳聽佛名，是故牢強至誠稱念。既境勝心猛，故時少功多，能超百年悠悠願力。若此二緣猛心不發，此人乃是合墮地獄也。二、明利益，二：初、疏科。二、釋經、二：初夫人悟道。經「豁然大悟逮無生忍」者，以凡夫心聞十六觀，即聞即修，頓入圓住。蓋由了知依正應色即報即法，非縱非橫三一融妙，全心作佛全心是佛，能所既忘思議泯絕，三德祕藏當念頓開，是故名為豁然大悟。悟通觀行及相似位，是故特云逮無生忍，顯此大悟的在分真。若十六觀非妙宗者，豈令當機頓入圓位？經文結益顯此觀門非偏非漸，信不可用事相銷文。二、明侍女發心。經文但云「發無上正等覺心」，是何位邪？經示夫人無生忍後別云發心驗非真發。《淨名疏》云「菩薩柔順忍方有發義，故多約相似明發心位。」名字觀行亦有發義，去無生遠，故下得論。

大段第三、流通分。《金光明疏》云「流名下澍，通名不壅。」欲使正法之水從今以澍當，聖教筌罤不壅於來世，是故此下舉名舉益勸人修習。若不爾者，安令法水下澍不壅？疏二：初、總別分科。二、隨科解釋。今經兩處流通觀道：初於王宮，佛自囑勸；次迴靈鷲，阿難備述。初文自四：初、列名教持，二：初、阿難問，二：初、「當何」下，問經名。疏云「言義非一」等者，經文別示三種淨業、十六妙觀，未審以何而為總目？二、「此法」下，問持法。二、如來答，二：初、佛答前問。觀之一字，心觀妙宗也。極樂三聖，實相圓體也，此從宗體而立此名。淨除業障極至五逆，生諸佛前該於九品，此名從用。總此三義，即是釋名。此四既圓，即當教相。故示二名，五章意足，信今釋題冥符佛旨。二、「汝當」下，

答後問。「無令忘失」即是念心，念心能成欲等四法。良以欲進巧慧一心，若其忘失，皆不成就。佛令不忘，則具五法，受持之功於茲盡矣。二、舉益勸修，三：初、明生善滅惡，二：初、「次明」下，直明生見佛善。能見彌陀及二菩薩真法之身，生善極也。以深比淺，何善不生。二、「善男」下，況顯滅生死罪。聞名是聞慧，憶念是修慧，舉聞之劣況其修勝。行者應知，前無忘失亦是憶念，然屬方便，今之憶念乃是正修。名同義異，善須分別。二、明身勝友勝，二：初、「念佛」下，喻白蓮明身勝。「分陀利」者，此云白蓮華。《涅槃》云「水生華中，分陀利最為第一。」顯修圓觀超餘一切修道之人，即七方便也。二、「觀音」下，類補處明友勝。二聖本修圓念佛定，今為補處；行者今修亦是此定，位雖高下、所修法同，故可為友。其猶世人道術之交，豈分貴賤？三、「當坐」下，明得果起行。事相解釋：菩提樹下坐金剛臺，此處成佛名為道場。事本表理：今觀本性彌陀覺體，此體即是所坐道場、所生佛家。理一義異，名場名家。此理為場，坐必得果；此理為家，生必起行。果即分果，行即真修。此觀本期分證之果、無功用行，欲以病行及嬰兒行度眾生故。修念佛觀求生淨土，生彼速獲，故云「當坐」。三、「結名」下，結名付囑。經「好持」者，好即妙也，以不縱橫絕思議心，方能受持此經章句。別文既妙，是故能持經之總名。上以三一融妙釋者，意在於此。此寄阿難，囑今人也。四、「歡喜」下，眾聞歡喜。言「三義」者，一遇人、二聞法、三得果。文出《大論》，義歸此經。人既是佛，佛必具足四無礙智，謂法義詞及以樂說。說觀佛法離於錯謬，故名清淨。今遇此人寧不歡喜？法是觀法，一十六門曲盡其妙，能令凡心入深三昧，離虛設故名為清淨。聞如是法豈不歡喜？果即修觀剋獲之果。韋提希等聞法即修登分真果，侍女諸天得相似果，目連、阿難同佛化機，或能增道莫測淺深，各以離惑名為清淨。得如是果豈不歡喜？此三相由，得果由法、法由人說，彼眾歡喜具茲三義。我於今日雖面不覩金容，而為妙智所被，又得聞此微妙觀法，但未獲果，是故闕於第三喜耳。二、崛山流通，二：初、「耆山」下，佛步空還。前赴請時從崛山沒、於王宮出，今步虛空還於崛山。二俱神通，前隱後顯者，前欲施化，化法未成，故但密往。今宣妙觀，當機已益，欲使同遵此法，是故現變，彰灼而還。二、「次阿」下，阿難重述。王宮機悟，崛山未知。故遣重宣，普令信受。阿難所述即是佛言，是以文云「聞佛所說皆大歡喜」，理合同前三義故喜。

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第六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